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郡太守陳後梅公擢福建都運序

漢制郡二千石之高第者入爲九卿而丞相及御史大夫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世號多循吏然首之者曹叅之相齊也方其漢興之初及秦之敝與民休息禁罔疏濶其他施爲次第不可攷鏡惟聞蓋公善治黄老言輒避正堂舍蓋公焉治貴淸靜而民自定且戒勿擾獄市也已而代蕭

H.H.M.U. CHINESE LIBRARY

何爲丞相吏言刻深者輒斥去之他務聲名沾沾
自喜者輒以醇酒飲之甚且後園近吏舍聞吏舍
日飲相歌呼而狂復取酒佐而和之間有細過則
專爲掩匿而覆蓋之當是時丞相府無事百姓歡
洽故文景以後若河南吳公若蜀郡文翁若潁川
黃霸若渤海龔遂僉以寬簡爲重而他如郅都之
守鴈門田延年之守河東嚴次卿之守河南尹賞
之守江夏至於薛宣之守左馮翊大都如東濕薪
號神明然史或譏其苛察相高而君子弗與也嗟
乎若我雲間陳後梅公者其殆漢所稱良二千石

已乎公始下車望其貌退然若不勝衣也已而扣之其息澹以寂也久之則仁心質行盎然而出若挹穆風而覆慶雲也其不忍以法律相繩切卽叅之弗擾獄市之遺也其於屬掾游處如師友絕不爲威稜以相彈壓卽叅之所共爲歌呼者之槩也公旣不欲以城府塹人而諸州邑吏民亦相與擁戴而依附之茲且擢爲福建権鹽使以行而諸州縣長屬予紀其事或謂権鹽使猶不獲厠次藩臬之列予獨不然権鹽使今國家所藉煮海之賦以待邊徼非持廉則不足以專利權非長厚則不足

以拊竈役而公之禔身撫下如氷壺如挾纊
明天子之所厚擇而慎使之者固有在也異日者
國家按漢故事選諸所表入爲列卿行且鱗次而
進矣又何疑乎哉於是諸州縣長唯唯而書之以
附之屬車之左

贈蔡拱明文選序

予之令丹徒也得一孝廉焉南京刑部尚書郎唐
公侃已而又於永豐呂太常得唐公侃所以令永
豐者蓋古中牟單父之遺而邑之人於其去也像
而祠之不衰又二十餘年而得閩州蔡君某之令

永豐按節使所書其最而聞之　天子者十餘
上當是時君之聲爛然冠南州及究之君倜儻多
大略然其仁心質行與民相吐哺而不欲以苛察
相高則大較席故永豐唐公侃所施行而以經術
潤色之者也久之蜀君飭唐公祠又從而置祠田
以守之復割俸以貽唐公之子若孫誼至高也予
不勝嚮往竊嘆古王綸之守豫章也惟圖畫故太
守陳公蕃之像於郡堂楊於陵之刺華州也不改
故刺史袁公滋之政以慰吏民嗟乎公之風流澹
宕固若此誰謂古今不相及哉已而公入為戶部

予過公淮南行省滕席而宴言者移日稍稍共公
譬畫古今頃且再移吏部司封又調考功而唐公
侃之孫思忠感公之不忘故永豐併憐予亦間嘗
繇丹徒入爲吏部也乞予文以賀之予移書於公
且告之曰豈獨爲唐生賀乎哉吏部郎者所共尚
書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以勵名業翊國家者也惟
公與明兩端而已公則於天下之材亟之若同體
而不爲閡隔明則於天下之材燭之若擢髮而不
爲舛盭且唐公侃之令永豐也其人已没其骨已
朽而公猶無忘若此則其不蔽賢也可知唐公之

故所施行已露零而其子若孫流落孤苦殆與氓
薪行歌於市者無以異矣公獨施之不報若此則
其不廢困窮不假請謁也可知公繼其道不改其
政而又於其廟食也與民共爲伏臘而俎豆之則
其不遺故舊不忘典刑也又可知嗟乎公之異時
所持令永豐者以引擢天下之士其於進賢也固
當若轉圜其於絀不肖也若決雷公與明所嚮當
與晉山濤唐崔祐甫相襟帶也已乎以是敢爲
朝廷賀

栢山沈先生詩序

栢山沈先生者名臺字子高世武康人而梁司徒休文之裔也起家博士弟子員以高才生名九省試不第貢之朝出訓南豐越四年攺諭浣江又六年上書乞山以歸没且久之萬曆丁亥伯子錚仲子鍵兩生抱先生所著詩藁若干什涕而請予序予於先生未之面覽其藁並古之所稱詩以言志而感時觸物因而成聲者固非世之劌心刲腎以雕刻其所至而當其旅羈幽思寮友倡和或撫花鳥或眺泉石或睹廢興輒搦管濡毫獨歌獨詠其間抑肯手蹵入燕次南豐次浣江爲宦遊稿已而

致其仕也爲歸田稿各按其年以系之而先生所自好處盎然指掌大較各得夫羈臣遷客幽人處士者之所欲言以之道性情矢風刺而工與否不暇論也鹿門山人日予間過先生故廬去孟郊東野井特數十武嗟乎豈其佳山水百世相感而興者與抑亦故休文之裔而流風遺韻猶得世其學與予雖不及見先生而讀先生遺文如睹先生兩生母爲嗚咽而涕洟也

烏程侯楊楚璞赴徵序

烏程令楚璞楊侯之赴内徵也邑博士某某帥弟

子貟若干人徵予文爲賀竊惟侯先大父按察公
之令我歸安也以材吏名於今有遺愛焉四十餘
年而侯再令我烏程烏程於歸安並隸郡左右侯
以彊幹之資勵以家學且耳熟先公所從吏本末
及我湖土俗民情所嚮背也下車不數月聲籍甚
於先公所故甞約已愛民而侯益加鏡刻及孳孳
拊循以近民譽於先公所故甞飭吏胥謹簿書而
侯益加調劑覈名實操筦鑰以勵名業於先公所
故甞平賦役勤聽斷而案無留牘而侯益加細大
爲情絲比髮櫛遠近之間流咆罔間也　蕭廟

末年按節使建言罷去一切供應殆盡而州縣吏廚傳供張之不給於是或不免括出納者之羨而侯獨聽之司計者不以與或不免扣減胥徒在官者之什一而侯獨否聽其按事莫食也而不以與閒又或於助役之額不免朘削而自封也而侯又獨聽其按役而給而不以與即如詞訟他或不免貤法以抑閭之右而侯獨平視之若一縉紳大夫家他或不免爬搔而慢驁之甚且如束濕薪侯獨靜以待之則而有體蓋侯之心如水水不與萬物爭而侯惟順而導之以與民相便安頃且水災非

常而侯之憂內怛乎心外形於色嗟咨涕洟之不已而上方檄有司廣爲勸分侯不敢不爲勸分而抑亦聽之而已而未甞強劫而責之也故邑以內若挾纊而百里遠近沐浴膏澤旁皇浹洽如一室然聞　天子徵書之至衆且皇皇然如失慈母不能不相與咨欷而太息也嗟乎侯行矣不知他代者來其能庶侯所故施行者次第而條畫之否或曰令少宰趙公抑嘗舊令我烏程而湖所故不敢忘甘棠之愛者侯必與之合謀而爲我輩厚擇民牧焉已

再贈楊楚璞入　覲序

烏程侯楚璞楊公之赴内召也邑博士郭公冕等帥諸生數十百人請文於予予稍稍條畫侯之德政而綴次之矣明日少尹楊公某復帥諸父老且共强予矢陳其所不能盡者而察諸父老所不能言之色又若共爲洪水爲沴紊欷咨嗟於其去而欲倣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聞者予爲之獵襟起對諸父老言曰　明天子所按海内循吏治行之最者入爲給事殿中及侍御史制也諸父老豈得遮留之郎如予所綴次侯之德政抑豈必瑣尾

而盡之乎哉三代以來稱吏治者首之以單父次
之以中牟予覽單父所傳特其琴臺之故趾焉耳
其在當時所被之田野而播之里巷者已不復攷
見而中牟令亦惟狎雊雉之一言耳而史官所書
之竹帛漢天子所賜之黃金及爵關內侯者後世
猶不得盡一以聞之也故傳有之曰至仁無恩至
樂無聲鄭子產孔子嘗亟稱之曰古之遺愛也及
按春秋傳所載抑特鑄刑書殖田疇開溝洫誨子
弟與不毀鄉校數事而已而要之子產之愛因心
而措譬之一人之身而津液榮衛所流鬯於四體

之間而毫髮以上無不洞筋而濯髓者故曰衆人之母也言母則子產之愛盡之矣頃者歲祲以來侯之所爲薄征請蠲散賑弛刑去幾之屬大較採古者荒政所遺業巳上之郡二千石及藩臬撫按次第施行矣況諸父老所言特我烏程一巖邑也譬則寸膚也自今　聖天子之所以坐明堂而席四海者言之譬則一身也天災流行内自輦轂而西入秦隴東渡遼陽南及山東西迤大河而南捷豫章荆楚之間殆延袤萬里也侯之入給事殿中與侍御史殆將假之寢衛心腹而與宰相尚書

令以下相爲權衡其間者　明天子豈忍以百
里之啼飢號寒而故痿痺四海乎哉少尹而下相
顧曰唯于是遂書以投之侯之屬車云

德清令陳岷麓公赴徵亭

頌者　天子採有司言徵海内吏業之數以最
聞者入備言路侍從之職德清令岷麓陳公行且
趣裝入　朝而邑博士某等帥弟子員數十百人
屬文於予竊按公所規畫措注大較飭吏胥謹筦
鑰均賦役公聽斷清丈量葦供張詰奸慝省刑罰
厚學校恤孤獨葺湮廢體掾屬招流亾繕橋梁除

盜賊令之俗吏所奔走而不給強幹吏所共以名
業相矜詡者公且博採而兼收之矣而至於仁心
質行推誠御物則又鰓鰓然一縣之癢痾疾痛並
屬公之憂勤蚤暮所嚮一縣之痌瘝困鬱並屬公
之眉睫心竅所達而又侃然專劇而肩難不以擁
腫鞅掌奪其志惻然亟痌而解棼不以磨毀養譽
挫其氣絕不為愛憎不為城府而此心之昭然懸
於琴臺之上若鼓陽春白雪之曲而無繁絃無促
節風流惠愛爛然於餘不之遠近雖齒錯之壤無
不人人解頤而嚮風也公之令德清當與　武

廟時梁司徒等而器或過之於乎盛矣古之循吏所當移官以去往往吏民携老幼盛壺漿甚且流涕洟攀轡駟遮道路而不能前行予知公之使節所引當有川之沸而山谷之擁者予前告之曰傳不云乎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公之入侍日月之際而他代者來願公廓故所施行者滕席而耳熟之餘不故不能忘公而茲則公之所以毋忘餘不也是爲序

國朝名臣經濟文鈔序

茲編也太學張生惟謙所嘗抗志石畫謂宗藩也

北虜也河漕也之三者所繫國家之措注得失最亟故於宗藩則首之以陳公建所次祿糧不繼而繼柰之以王公宗沐宗學之議於北虜則首之以許公論所次九邊而柰之以鄭公曉周公弘祖輩四夷海防之議於河漕則首之以邵公寳所次運法而柰之以丘公濬輩漕輓治河併及海運之議大較僉按國家名臣所爲建畫于以翊捍國家者顧異日 聖天子共執政諸臣採擇而行之者如何耳嗟乎漢高鑒秦孤立大封國姓賈誼所謂尾大之憂絳灌輩且詆其紛更也已而七國舛逆

而主父偃揉之故漢得無恙晉武平吳侈心外攘
而江統所爲徙戎之論中外諸臣且漫不之省也
已而五胡亂華而劉石相繼晉卒陸沈故曰言之
行則措國家如金甌言之不行則詿誤國家如沸
鼎張生者得無以書生而抱賈誼與江統先事之
慮哉閩州劉國臣輩過閩從吏之復及廣爲論建
言聖學則始之以親政講學而次之以東宮與夫
輔導之屬言天文則始之以中星分野而次之以
歲差句股言地理則始之以總論郡縣而次之夷
塞海防言官制則始之以百官述而次之以銓選

考課與夫閣臣史官言禮制則始之以建文景泰
陵號而次之以郊祀孔廟與夫士風文體謚法律
元言財計則始之以貢賦出入而次之以水利屯
田與夫鹽筴錢穀楮幣茶榷言兵馬則始之以兵
制而復參之以漕運馬政言刑法則始之以大明
律例而復終之以論律其他條引髮櫛當亦不必
盡出於名臣而卽如街談巷議稗官野史苟其一
言之當得失中利害辯黑白覈名實或與諸名臣
互爲出入者並爲尾而續之於今猶未艾也生自
謂姑就舉子之射策者手疏若此而據愚見所逮

儻亦上之不負賈生輩所畫而下之或可備醫家者之牛溲馬渤敗龜破鼓與參苓同功也乎嗟乎抑亦可謂博物洽聞而勤且遠矣乎豈阿私所好哉覽者當自得之

刻初學記序

唐採前代詩賦之法以取士故其時亟聲律藻繪之文以相矜詡閒嘗詔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共抽秘書按六經子史百家異同之言而綿蕞之分爲二十三部曰天曰歲時曰地曰州郡曰帝王曰中宮曰儲宮曰帝戚曰職官曰

揚三之十

禮曰樂曰人曰政理曰文曰武曰道釋曰居處曰
器用曰服食曰寶器曰果木曰獸曰鳥天地間萬
物之情大略已彰彰備矣而中所按部分綴則先
之以敘事次之以事對終之以詩賦銘讚之屬名
之曰初學記初學記云者葢言國家之士所當童
而習之以相追琢者也大較與藝文類聚略相似
而茲編之駢珠擷翠搡金綮璧殊極其工當是時
天子所躬自爲好而宰相所羣而附之以相倡和
者惟在乎此嗟乎豈唐虞閭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者之遺乎哉聖學沒王制與士習沿波相競而天

寶大曆之間得人爲最盛嘗聞楊子雲讀司馬相如子虛諸賦而自慙曰雕蟲之技壯夫不爲彼楊雲且羞之而況世之豪傑乎哉而況茲編也較之相如所自好又豈得秦魏杞鄶之間乎哉我　國家取士獨罷去詩賦之法首經術次策論義或近古而海内之騷人墨子與學士大夫之善詩歌者所當分曹而賦摛管而揮於今猶稍稍傒心焉豈非古者黃鐘大吕之散而世所稱流商刻羽崩崕飛雪之響固有所謂振林木而遏行雲者乎然茲編也於詞垣中謂之武庫可也謂之鄧林可也耤

令江鮑李杜之再出當不能不借材於茲而點次之矣近代錫山安氏故有刻本久且漫漶而徐光祿父子解橐中裝別爲梓而傳之屬予言弁之首予故本茲編之所由始與其所爲得失而論著之者如此意世之深識遠見之士必有能知而辨之者

黃景臺擢南京刑部主事序

景臺黃侯之令歸安也四年于茲擢爲南京刑部郎以行客或謂侯之才譬之干將莫耶也陸剸犀兕水截蛟龍非特世所稱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

而撫欷叱咤而巳者而南都散地也刑部又散曹也豈枉其才而使之者邪予獨不然予嘗薄遊南省卿大夫士而下多耆蔡耆舊譽望之士不然必其以直諫忤時由外徙而召還者又不然必其湛深澹寂或漢所稱待次郎署久之如馮唐張釋之楊雄輩者予數從退食暇時時過邸第諸縉紳先生或賜之以志年交或聯之以鳴珮遊其所強誦咀嚼非六籍道德之深則　太祖高皇帝從布衣奮六師所控上遊阻形勝建都城裂河山西捷江漢北枕淮濟南連百粤以及蜀隴一切車書混

一四海會同雄心大略虞洋洋焉文謨武烈或傳記所不能載而長老所不能言者于於時所獲爲多而侯茲行也固當什倍于曩時所以風流文藻而相爲色澤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乎劒誠良矣籍令淬之以淸波歛之以越砥又從而飾之以文犀雕之以翡翠綴之以驪珠錯之以荆玉固將舉之無上觸之無前也豈特區區一割之用而已哉客聞之解頤而笑曰唯唯于因次第其言而書之以爲侯贈

壽姊氏八十序

予長姊笄而歸夫君時霿夫君偏盲且孱弱不得於其翁與姑姊之歸也稍稍脫簪珥力紡積貲起家而翁與姑偏愛少子仲與季仲與季又時時挾翁與姑之愛而魚肉兄與嫂若草菅也已而先府君暨母夫人相繼沒而予間過時君則時君暨姊往往携予以泣嗚咽不敢出一言久之病且沒而予姊入帷則提所遺兩孤長者九齡幼者襁而母子相爲命出帷則躬井臼操釜甑以嚴事翁與姑而又以其力捍仲與季之侵撫當是時姊煢煢然去死特寸也久之仲與季無賴耗其家殆盡而兩孤

漸長且婚力爾田樹爾桑稱稱自食其力而舅與
姑始悟于姊氏之能克家以孝養也或漸出悔言
未幾没矣已而兩孤家日以起且喪葬舅與姑如
禮而鄉之人嘖嘖稱兩孤併嘖嘖稱于姊爲女丈
夫云縣有司聞而異之獨格於例不得聞於　朝
特賜羊酒粟帛旌其廬曰守貞今春秋絫八十于
稱觴上壽拜稽首祝曰願姊酌此于同乳兄弟六
人後先捐棄獨于亦及年七十有七及侍吾姊兩
相垂白在堂耳詩曰酌此春酒以介眉壽且囘睠
少所結髮而偃蹇坎壈者不知於今日何如也予

兩人所不能不一以懼一以喜而又一以醉者也

刻漢書鈔序

漢書鈔予宦遊南省時所手刪而纂之者予同年蜀劉公起宗豪而歸之又二十年而予郡凌氏刻評林予覽其所鐫評處大略綿蕞先代儒紳所別爲論列而併及近年之讀漢書而鐫之簡端者然非出一人故其言繁雜無次而班固所摹倣史記之文而稍爲增損其間或得或失與武帝以後之自爲文處其所與史記旗鼓相當別爲部曲之槩猶未之及也予嘗謂史記譬之白起韓信之兵無

列壘無留行而百戰百勝者至於漢書則譬之諸葛武侯其所爲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本之風后握奇經而叅之以八卦之變弛張二廣犄角四奇大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紀表志傳較之史記鈞考品畫審矣故文之節制處其細如繭抽而文之嫖姚䟽宕而遒逸處抑或不逮予金鐫次之兩家長短曲直相爲雌雄勝負蓋犁然矣均之爲史家之六籍可也

承恩介壽詩冊序

承恩介壽詩冊者豫章閤諸縉紳學士及其閭里

之善吟者閒嘗以顧菴翁拜　明天子之勅封爲尚書膳部郎行且年八十相與共爲詩什以矢歌其盛者也予于翁未之面於其子膳部行省獲覽睹翁像與少司寇王公所爲像贊殆皎然山澤之癯而能以道自勝者也閒翁少孤性伉直頗操獨行節俠者之遺以岸然自將閒亦操貲客遊江海間泝金陵踰漢沔西入秦隴逐什一之利要之非其好也所至必訪名山大川及其異人者之蹤而或吊或嘯眺亦倦游焉槖來歸矣歸而手詩書以授膳部君膳部君旣第進士顯名郎署閒而翁

流聲州里脫裝賑貧不爲責間有兩相訟而睚眦者翁數爲緩頰解𢡟不侵然諾以故里社事之如漢三老翁旣春秋高肩瓢與劍往來龍湖仙洞之間所至必擇茂林翳嘉石飲淸泉與二三山父者流爲移日之游遠近嚮慕之故於其銜恩且壽也而競爲矢歌之者如此歸安茅坤伏讀而歎曰嘗聞虞夏殷周之世傳稱天子躬爲袒衣割牲以養老近世以來兹典寖闕而　今天子特賜璽書起翁田畝間爲尚書郎而翁以所好自文者又如此嗟乎抑亦榮矣聞豫章布衣有徐孺子多高行

漢之李膺陳蕃輩競折節以下之載之史冊于今赫赫人耳目翁於州里間特齒相錯者之壤豈嘗慕其概而流風藴誼于今再振者乎或曰然予於是書以歸之而弁諸冊之首

贈陳大酉先生赴內召序

陳公大酉起家進士而出爲越州理也聲籍甚越五年璽書徵而越州教授郭君冕以公數視學躬爲讐經校文風厲諸生於是帥諸生請予文爲賀嗟乎予豈能爲公重哉竊思公兹行當入侍日月之際而以封駁糾劾名其職者也古者朝無諱言

官無專職下至矇誦瞽箴工執藝牢揚觶甚且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當是時情之壅而德之宣內無遺聽外無失政也漢以來始置爲博士議郎及謁者諸司或稱夕郎或稱直指對仗彈文細大不避君納善而牢執持公以體之則其言行而其身榮君辟諫而或持權以嫉之則其言拂而其身危此其大較也　今上聖德天覆諸公卿持博大以將順之若流水公令入而朱衣白簡逶迤青鎖驄馬之間非百年一時乎然君子不患言之不抗而患言之不及以時而售易曰有孚惟心亨納

約自牖有孚云者卽所謂勿欺而犯也而自牖云
者卽所謂入於左腹而以之免始求之深者也四
三年來言者庶幾不諱而間或逞臆植黨熒惑日
月頻　天子聖明隨亦鎭定然於國家元氣所
耗多矣嗟乎漢之初元永平之際時則蕭貢韋匡
爲之相周堪劉更生輩非不矯然忠貞也未幾而
公孫息夫輩囂然四起而哀平之釁兆矣宋之慶
曆治平之際時則韓范富歐爲之相余靖蔡襄以
下亦非不廓然聲施也未幾而邢恕蔣之奇輩羣
然閧而徽欽之衰基矣公固古之遺直也顧公入

則翊戴　聖天子出則領袖百執事引易傳納約之義侃侃自將而不爲世之傾危險詖之習下不以言言必中石畫上不以聞聞必若轉圜嗟乎此其轉移之際亦微矣予於公有世交故於其行也不獨爲頌而并附所爲贊納者如此云

壽吳江令趙瑞明序

吳江者江以南稱最邑封以内窟五湖之水以爲壑而田賦之所入轉漕於京師者歲四十萬石而羨其幅員廣其戶口繁其俗龐雜而澆而半沮詖澤魚蛤蒲稗鳧鴈之利以爲衣且食故逋賦常多

而嚚訟罔上骫法者衆洺州趙侯之綰縣印綬而
過也輒問民疾苦一切功令簿書所嚮務與民約
法爲便安簡而不擾其所革去故時兊戍比徵出
入筦庫編僉里甲之弊無筭案無滯牘庭無留獄
不數月境内翕然予家五湖南其所齒錯吳江之
壤而迤邐相望者特百里而遥也吏民之所口畫
而頌者朝且夕於予之耳然予間視之漢循吏傳
所稱材令若下邽扶風茂陵長安輩猶及相甲乙
兹或於今時時睹記之者未幾歲大旱江湖間故
所憑蛟龍之濤而宮者盡鞠爲榛莽矣而中丞按

節省諸州邑以吳江故澤國旱且特殺等俟免冠
蒲伏泫然泣曰吳江特甚田所患旱乾與他州縣
等而吳江故所半採魚蛤蒲稗鳧鴈以爲利者今
且一旦併絶矣於是中丞惻然頷之報災例視他
州縣以聞已而按節使以吳江頻年所負租數多
檄罷俟俸俟不爲顧甚且他使君所捧　天子
勅而勒濬湖之沮洳處俟亦以民方阻飢力持之
不以聽嗟乎兹三者古所謂爲民禦大灾捍大患
毅然犯天下之不韙而不以疚者非博大仁勇之
士不易勝也竊恐傳所稱材吏沾沾足智而或不

能辨之者予甥金生志道兄弟輩所數過而聞予者如此適侯初度請予文爲賀予次第其所聞而系之以言曰茲可以帥縣吏民而稱觴前壽且入而萬舞於庭矣

壽任侯養吾公序

嘗聞文王之治岐也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而猶視民如傷武王封少弟於衛以監殷亦述文王之道以告之曰若保赤子嗟乎茲於其間微矣哉秦罷侯置守來漢之吏治爲最盛然大都以亟疾苛察相高所稱廪廪德讓者抑何寥

寡也我　國家宣德弘治間聞之先輩或稍稍猶及此意西蜀任侯綰　天子印綬過令我邑始而望之貌不勝衣也再而扣之恂恂然言不出諸口也已而察之憂勞惻怛根乎心見乎眉睫而庶幾如傷之指無以異者我歸安於湖為下邑故以水為患而頃者春正月不雨至於秋九月旱特甚東隣海會颶風而濤海隄潰瀉滷溢入邑之東南界禾盡魚爛矣侯下車來咨訪疾苦條次故令之或不與民相便安者僉為罷去而易置之前所故患水而民之窘而田租不以入者累萬按節使或

以前令故嘗詭報也檄罷侯侯俸以刼之而侯獨飲泣太息不以顧且願移病棄官去於是諸司僉憐侯之憂且悴也稍稍謝侯不以罪近者　天子出内帑以賑勑近臣持節監之而侯上言邑之旱乾與他州縣等其所困於海水之溢則國家二百年來所未嘗有者使者心動蹙額所分内帑甲諸州縣嗟乎侯之於民其所孳孳然拊循而吐哺之者不遺力蓋不獨漢之材吏所稱而與古之視民如傷與乳赤子而抱且携持之者無間也聞侯當懸弧之夕予特躬帥族里子姓共爲稱觴入壽而

倂爲文序次其事邑父老咸躍而前曰侯固子我
我安得不父母乎侯而介眉壽於侯之滕也

爲陳少尹再壽任侯序

按漢百官制縣置令長僉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
千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隆殺以差僉佐之以
丞尉而隋唐來復置簿大較令長則總縣治而承
簿尉以下則以分攝獄訟賦稅及游徼之事而佐
之者也及覽韓愈藍田縣廳壁記稱丞不得可否
事官雖尊力勢反出簿尉下甚且諺數慢必曰丞
嗟乎丞之所由不得其職也舊矣及按趙宋猶間

以進士除授而　國初亦時時有之成化宣德來丞簿尉始猥為下寮而吾邑前令故自抗視之且等輿臺矣抵任不以公宴斗俸不以時入而例聽修廨者之需亦不以給或薪之不繼而爨馬矢少尹陳公暨二三寮貳數欷歔飲泣恨無以朝且夕也而西蜀任侯來適歲飢其於縣之吏民孳孳然若慈母之於子而於丞簿尉亦煦煦然若娣姒而席其所以母一縣者與之共為吐哺焉諸寮貳相與僩籍曰邑固有母吾輩乃有兄適侯攬揆日于業已屬文稱觴前壽矣而少尹諸公所為德侯而

謡且禱侯者意殷殷也予不能辭其請而次第之如左

壽袁封君暨孺人序

袁侯之起家進士而出令孝感也聲籍甚已而我烏程令缺員且適歲祲　天子憐之特移印綬過焉滿三載報最按故事　天子例封侯之父景山先生如其官暨其母某氏爲孺人先生年七十而萬曆庚寅八月廿有五日迺其懸弧之辰也　天子所假璽書之賜而褒寵之者適至於是縣之吏民共爲入而奉觴上壽而我歸安任侯則又以

於烏程爲同官且同年兄弟間也移書屬坤紀其事予竊愧非閒於文者或曰兹固侯之宦轍千里者之始軔也先生暨孺人佩紳笏披霞璫壽白於其堂而縣之吏民所共歡呼而萬舞焉君得無一言以佐之乎予於是綴其事之本末以復任侯而系之詩曰 明明 天子錫之赤芾朱袍象笏爛其階戺我侯將父爰洽百醴樂只君子聿求福祉 明明 天子錫之明璫霞帔繡裳爛其帷房我侯將母爰盛壺漿樂只君子聿求福康 維彼弁山峻極于天維彼苕川駛流爲泉我侯孝思

綵服翩翩爰祝爾耋千萬斯年

再贈郡司理右華周公考績序

郡司理右華周公之考績也歸安令任君烏程令袁君於公爲同年業請予序次其事以張之矣而郡二千石沈公同少府鞠公呂公別駕吳公龔公僉於公爲僚好也又屬予文嗟乎嗟乎予復何贅哉第嘗感豫章歐陽文忠公脩之爲開封府推官也文忠公旣以不世之賢名天下矣適錢文僖公維演出守開封而一時幕賓又得謝公繹尹公洙僉以海内豪雋風流文物照耀西京入則同堂而

議出則同帷宴遊綸巾氅衣羣而逍遙於嵩山伊
水潁陽龍門煙雲泉石之間當是時文僖公旣以
朝之宿儒重臣出塡其間而謝尹兩君均之與歐
陽公相爲後先翩翩乎鸞翔而鵠峙者豈古所稱
一德一心之交者歟今司理周公亦豫章人而四
三年間入而與郡太守而下共爲砥名礪業以治
簿書刑獄甲兵錢穀之繁出而擁傳縮帶與諸君
子露冕行縣互爲酸鹹甘苦之相節宣絲竹磬鏞
之相疏數春秋傳所稱五味八音之各得其宜而
無相盭無相忤者也以故郡之吏民無不嘖嘖稱

頌以爲一時之純明君子賢良大夫云嗟乎公非歐陽子而推開封者歟而郡太守沈公而下又非錢文僖公暨謝尹諸君子之同爲郡中幕僚而魁壘挺出者歟誰謂古今不相及哉予於是綴次其本末書之峴山以紀一時衣冠之盛

贈鮑丞序

海寧丞鮑君者予同年戸部尚書三峰公之中子也君以家學補博士弟子員已而入貲由太學生授海寧丞持廉禔職聲裒然冠諸州郡間待次引擢者久之然無厚援故不及他徙而諸生孫允升

等以君且鬱鬱不得志聞之于于岍然獵襟起嘆曰是益足以徵君之材且賢也乎于按漢之名公碩卿半起郡縣吏及獄掾間薛宣繇不其丞朱博繇安陵丞尹翁歸張敞王尊輩或爲州從事或爲太守卒史或爲獄小吏僉以察廉及材顯名當世嗟乎按漢故事君且當蜚聲朝廷之上矣豈得纍纍然猶從燕雀斥鷃藩籬間爲也即如唐宋時京朝官五品以上僉及任子積功累級至公卿者不可勝數君上之不及按漢故事次之不及如唐宋任子令不次引擢豈非君以其材所當奉法布職

者敏且勤而其以公卿之裔所入肘腋于恩澤者獨遲且後邪亍故曰是益足以徵君之材且賢也於是次其行事而併移書以慰之曰張釋之楊雲輩並以世之厚望之士而濡遲下寮於今頌之不衰也嗚呼君之材且賢異日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與否或未可知也

壽南大理卿陳五嶽公序

歸安令任侯者五嶽陳公督學西蜀時高第也侯舉進士綰縣印綬令歸安侯故性愷悌近人然其本公所督教而醞釀之者多以故縣吏民數時時

翊戴侯而侯亦未嘗不時時稱公之教以謝吏民久之公繇應天尹拜南廷尉而侯且聞公懸弧之慶也屬予爲文以賀予不敏恨不及與公同朝遊然間嘗覽睹公所著文章詩歌之什頗不自量願附太史公執鞭晏平仲之緣者舊矣於是再拜而前言曰侯其如今子弟之壽父師所共稱桊韝鞠跽傴僂匍匐將祝哽祝噎於其側者飲酒無算已乎抑亦有出於其外令今弟子之所不及者乎天地間所稱不朽而壽者三予不敢謂遽能窺公之深然衆稱公慷慨多大略宦轍所嚮數以經術飾

吏治其爲郎時覈囚書精獄讞則類漢張釋之守
廷尉其出領淮揚多惠愛則類唐白少傅守西湖
其督學西蜀則按文翁故事數與高才生相鼓鑄
巳而繇督漕而累藩臬䟎閩豫章之間也大都半
屬簿書期會訟獄賦役而半屬佳山水採風弔古
與子墨林之登高而賦者相翺翔頡頏其所著詩
歌之辭大者杜少陵次者高岑間又稍稍與歐陽
文忠之碑醉翁蘇長公之賦赤壁畧相似風流藻
雅照耀江海海内之士聞之者心馳迹之者神移
蓋非輓近世俗所可同年而語者異日者公之功

與德所樹立固未可量而要之翩翩文采所自表見抑且當與前代名流日月俱遠矣然則我侯之壽公也其在此乎抑在彼乎侯聞之矍然色喜曰是可以千里而觴先生矣於是次第其言而書之以授使者

九龍詩刻序

九龍詩刻者邑博士郝君某所裒其父故嚴州太守公之詩而梓而傳之者也按太守公第楊慎榜進士嘗繇大理寺正驟諫　武皇帝南狩事杖闕下幾死得千金藥廼解當是時公以直聲傾中

翺然性雅好詩數共何大復鄭少谷輩相倡和竊疑古之强諫者其人多慷慨而發之爲詩歌之什多悲憤奮厲甚且欷歔嗚咽令人不忍讀及覽公所手著往往出風入雅以疎曠豪爽之資而搦管濡毫宮闕山水朋旅宴遊之間機杼所嚮固不欲鑱心刻腎以求古人者之至而其因心爲聲因聲依永大都雜出海内騷人墨客者之林而相爲淋漓遒宕不自已者公之詩豈古所稱可以興可以羣而抑不必其可以怨者乎公諱某字某號某公以郎署一麾出守綰二千石印綬輒棄去而其沒

也祠之學宮春秋俎豆不衰亦庶幾稱不朽也已

兩浙壯遊詩錄冊序

兩浙壯遊者歙州吳韞庵公所繇尚書郎出守杭州已而副按察提兵溫處道累督儲大叅仍轉按察使暨布政使擢太常卿以行當是時公秉軺入浙已十八年于茲所至如挾纊而浙之老稚携壺漿遮留道左欷歔不忍聽其去而縉紳大夫共爲詩什而矢歌之而太宰張公於以裒之爲冊而題之者也屬予序間按古傳記名公碩卿之操印綬而典方州大較所當高山流水處於其風猷藻鑑

略相稱他不暇悉姑自羊祜之鎮襄陽劉琨之刺并州庾亮之嘯漢水范仲淹之守嚴陵歐陽修之出滁陽蘇軾之守錢塘及我吳興其所載之篇詠播之竹帛於今猶照耀江海令人尸祝而謳歌之者固赫赫若昨日事也公之守錢塘也予適罷官歸聞肩瓢過西湖上煙波深處公諜聞之亟屏騶從櫂輕舸共予膝席論襟入夜分以去於是遂爲莫逆交公之息泠然如穆風盎然若秋水令人神解夢思而無忘者即如予之澹宕潦倒公抑且不猥鄙猶之鴻濛雲將之相顧而解頤以笑也已而

公一徙官亍輒一睹吏民迎者舞送者嗟咨不自巳而亍亦爲詩歌文章之什以投贈之累篋巳然則公宦轍所嚮繇西湖及海門東探禹穴赤城及轉鴈宕南眺仙都石帆逦邐釣臺吳越之佳山水隨公之釼珮簪舄所及相爲塤箎而琴瑟者當亍古之羊劉以下無以異也公焉得無情乎頃者天子出公按節中州右俯太行左眄伊洛南瞰荊楚北枕河朔古所稱擁上游以形制四方者益公襟帶間也公之壯遊且半天下矣亍固知大梁夷門之墟當必有亍壘林從而矢歌之且附太宰張

公而書之者

贈仲舅見心先生分訓序

舅氏見心先生少以尚書學起家爲博士弟子員善文章所試輒高等而嘉湖間秀傑之士出其帷中者數十百人黃君正色暨弟洪憲伯仲爲最洪憲既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爲翰林院學士而其兄僉丁君賓暨兒縉後先爲殿中侍御史當是時先生數省試獨絀而不及錄之有司久之始以貢爲烏程縣學司訓頃者黃侍御以下僉騰庠稱觴執弟子禮且屬予文贈之而抑以官不副所學

不能無欷歔飲鬱之色也予迺獵襟起曰古者士之得志與否豈獨先生乎哉仲尼干七十二國之君而不得遇而其門弟子夏子張子羽輩各以其學教授西河陳楚之間史稱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並紹述其業爲王者師嗟乎三代以來鄉舉里選之制廢而士之得志則起而歷卿相執國秉不然則退而爲師傅聚徒弦誦以紹明六籍者特衆也予間按漢於詩則魯申公於書則濟南伏生於禮則高堂生於易則商瞿於春秋則董仲舒彼皆專門教授或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

駟馬而迎之朝或址辱之為司空城旦書而其門人弟子若王臧若趙綰若孔安國若轅固若公孫弘若倪寬若貢禹若蕭奮若劉向輩以其帷中所授者入列三宮出為二千石及大中大夫以上不可勝數繇此言之傳不云乎得之不得曰有命其所由來者久矣豈獨先生乎哉烏程為湖最邑聞宋安定胡公瑗教授我湖其所鼓鑄當世名士為最多而嘉祐間嘗採其科條下之太學暨海內諸郡縣嗟乎言行道亦行然則異日先生倘及以所教與安定胡公相後先播於學宮抑彬彬乎聲施

海內不爲不顯也已

壽海陽震山程次公七袠序

歲在甲申冬十一月長至日予門人王君實張稚通偕其友沈仲禎輩屬予爲文壽海陽程次公予素不習次公而君實稚通爲予言海陽地險土剛民務於賈士而賈者什之二客而賈者什之九蓋爭利糜著其天性故然若乃以儒術飾賈蓋難言之矣況能邁俗出羣恬澹寡偶漸禮義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者非君子所樂聞者哉予友程仲夷什一于斯與吾輩交善因知尊公震山君系出忠

壯公後世居休寧之㸃水生而頴磊落奇偉多大節不瑣瑣於俗終其身以清高自樂居常曰人生須潔脩稱不滓士耳安能逐車塵奔走為耶當宅傍面震山搆塘上軒讀書其中搜經抉史談道論德更究心于老莊葛洪曾楊郭璞諸書時而鳴琴時而放歌跡未常溷塵囂而閑至於雪之旦月之夕逍遥柱杖于山阿竹徑之間歸而課其子若孫分甘授業怡如也年七十而步履躚躚然無恙庶幾乎德全神全矣諸子蒸蒸克家而仲夷君更純孝文雅有儒者風丏公言稍次其平生以為壽乎

聞而慨然曰次公果如此乎倘所云高士非耶夫清脩勁節如巢由如務光如石戸之農曠世未易得而次公居于逐利餙智之鄉獨能皎皎垢俗全道如斯尤爲難之難者卽列之古高士逸民傳亦何多讓荀卿曰志意脩則輕富貴道義重則驕王公仲長統曰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夫蘭陵文言耳公理昌言豈不足信而次公行趣適與樂志述志二論相符則誠所謂凌霄出宇翱翔太清至人上壽者已予又何所爲公壽乃命稚通書二論爲一帙以貽

壽次公庶幾乎其無失言歟庶幾乎其無失言歟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何多讓荀卿曰志意脩則輕富貴道義重則驕王
公仲長統曰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
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夫蘭陵文言耳公理昌
言豈不足信而次公行趣適與樂志述志二論相
符則論所謂凌霄出宇翺翔太清至人上壽者已
壽次公庶幾乎其無失夫言歟庶幾乎其無失夫言歟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傳

困吾翁傳

莆有困吾翁者姓昌名亨家故兗平人洪武初例籍鉅姓塡閩海出隷興化衞故爲莆人翁少受尚書卓先生所卓先生教授弟子帷中常數十百人然輙稱三雋毛生秉鐸鄭生弼復其一翁也兩生故嘗兄事翁巳並高第而翁獨纍然困之有司不得隷學宮遂棄去於是自呼爲困吾子杲糧四出

遊嘗西入隨不合東遵會稽訪禹穴徘徊新昌石梁沃洲之間久之退而築室於鳳山之麓時時下帷以師說轉授里中諸生輩幷中子應會少子應時諸生中稍稍通顯而中子會少子時後先舉鄉試未幾成進士爲世聞人於是莆之人共榮而稱之曰囷吾先生尚書學不減濟上伏生矣翁雖數奇坎壈不偶獨好脩事親孝與弟友處父子州里之間多長者行父睦軒公嘗卧疾翁輒攜妻匍匐左右侍醫藥晝夜不解帶者累數月歲大疫里中多流亡過翁戶輒相戒曰某孝子家無犯也睦軒

公没少弟故孱弱聞令試縣掾掾罷復令習田田蕪廢家且落而公輒割貲佐之佐或數不以厭也里中弟子翁夢鯉少孤而顓翁召寘帷中兒畜而口授之已而鯉第進士守開州時時迎翁邸舍且厚遺翁翁輒卻不受無已爲受一縑曰非矯也不欲媮吾子狷介故也中子會敎裏強俄而令漢川翁又過邸舍當其散衙搵衣前侍翁輒手兩漢循吏傳嚮漢川誦說適景王出就藩中官以下乘軺飭廚傳騷驛諸州縣諸州縣賂遺無筭漢川獨拒幾中危禍會他便免漢川之治以最聞及其去吏

民相與爲祠祠故令復碑德政漢江上翁聞之輒
又喜其少子時之理寧波也亦以最聞稍遷至尚
書刑部員外郎未幾坐故忤執政謫武攸已而移
隨州又移高州翁亦不以慍且曰兒輩僉守官若
彼無負我矣其父子間以義方相繩切大都類此
友人林玉中以盲廢或貧不能食翁輒推食食之
已而復分以財令其兒田之終其身其與人交無
問少長必下之間有酒詬者一座咸駭愕避席翁
獨開襟曰彼醒且愧死矣明日酒詬者肉袒過翁
根不咋舌自殺非獨故貧時如此其以兩子貴而

拜　天子璽封爲尚書員外郎亦如此嗟乎亦
賢矣其沒也太史余公同麓及沈公蛟門並爲之
銘其墓而紀其行予卒讀而撰次之爲儒林別傳
廼太息曰漢詔郡國舉明經起家至公卿者不可
勝數然於是時師門之說轉相授受非全經也或
爲禹貢或爲說命特尚書之什二耳困吾翁以尚
書學聞於時蓋裒然名家矣肩隨以下及帷中諸
弟子以次列高第翁獨中絀以廢豈非幸不幸邪
然卒能以經術褆其躬鑱其行所遺二子令聞無
窮焉豈非所謂仁者以道律其身并及其苗裔者

乎

方母傳

方母者宣處士東嶼公諱經者之婦而予湖州府通判公諱夢龍者之母也東嶼公家故貧然少好讀書以砥名礪行聞于鄉已而喪其妻魏而魏父哭其女且悲壻君也於是擇其鄰而故相友善駱公某者之女以娶東嶼公且曰駱女即吾女也駱女年僅笄以閫行聞壻君倘及娶之是吾女之死猶生也已而歸東嶼公敬事舅姑舅姑輒色喜舅姑祠春秋一蘋一藻必躬胝滌濯謹烹飪以獻家

且罄矣而舅故好賓客賓客過往往品列以待需賔客稍稍醉且懽於是舅與姑共歡而呼為賢婦也御下法而嚴僮奴輩出田必晨爲篝火而炊間櫟釜必令人人饜飽也女奴入就織必夕爲之篝火而績閫之膏必爇茅以繼之甚且夜央也於是閭以內外又共歡而呼爲賢母也當是時東嶼公以句讀授里中兒於外而母亦以機杼茸苦約於內抑窘矣然族故散東嶼公獨能節縮其羡以爲族田者若干畝母則又私憐舅姑春秋高故所事機杼特布也非所以爲衾殮也別爲繭絲以將之

衆或嘖嘖口東嶼公之孝友不置又必相與嘖嘖
推本母之多助也通判公嘗手予而泣曰予兒時
從外傅歸同女兄侍母織母攜予暨女兄而曰予
苦織織筐且刓也若此異日若輩嫁且娶愼無令
忘我爲也予大父或嘗口授文公小學及孟母教
子篇母適屛倚竊聽耳熟之已而問予曰孟子何
如人曰賢人孟母何如人曰賢母笑曰繇孟子能
習母訓故身爲大儒幷以其母名後世也如此若
不可不自奮也又曰吾娠汝時多病醫家脉之且
謂娠故當男然按脉家者占幷知異日非凡兒也

嗟乎不幸母年四十二病且沒于今亦衰矣少頗
以明經善屬文冐時譽而卒不及掇一第以起家
而將其母及以貢教授諸生令分水抑未嘗不時
時以母之教鑱其心飭其治行而竊聲望矣然獨
纍纍然循資尸祿以至于今猶未獲請　明天
子之推恩寵遺之也子大夫以文章名當世其能
賜一言以慰之九原也乎予聞而悲且頌之故爲
之指次者如左其他世系及諸子孫以下別自有
家乘故不及

外史氏曰漢以來簪珥之行所載傳記者少無他

婦不踰帷非罹大難則赴焚湛身斷髮投崖之聲不彰此予所以數爲詮次當世之賢士大夫而於房闥間殆寥寥也若方母者於風教不衰抑可謂詩之關雎雞鳴之誼也已或謂孟軻氏能以母之教立其身以顯其親予於通判公亦云

沈聘君小傳

沈聘君者名如松字子節武康人梁尚書令約之裔也君少好讀書善屬文以易補博士弟子員稱高才生然家故貧罌粟數絕不能衣食父與母稍稍以易授州里子弟或饋之金輒函封以獻其父

父隨瓜分他二子君頗以孝悌聞嘗出試輒高等然父之不第父且歔泫然曰兒之不第非文之罪也繇家世丘墓不中古法也吾没後若當卜佳山水以葬巳而父没聘君哀毁過禮然無力迎江海堪輿家堪輿家或憐其貧且孝而過之其所指畫山川嚮背融結處甲彼乙此如聚訟於是君之學旁及青囊百家言客遊東吳半以易授諸生藉諸生所遺以膳母半度佳山水以卜葬父而母春秋高恚咽膈君遂罷客遊歸侍母衣不解帶者三匝月母纍纍然絕粒者十六日巳聞歙有善醫者浮

家三橋埠聲籍甚君廼辭母出請藥天且雨姊氏遣兩奴佐之以歸也道忽烈風雷雨中兩奴以死君獨焚其眉與鬢第昏眩僵立不能言掌所請藥不置已而雨止兩奴亦漸蘇以起頗聞空中云捄孝子捄孝子里中人亦若有聞者里中老稺爭過雷所視聘君掖之以歸歸未抵家母於臥榻上張目曰豈兒請藥者歸來乎何藥氣之滃然滿吾室也左右顧問聘君婦聘君婦亦然俄而里中人携聘君曁兩奴自外來兩奴口晝道中逢暴雷狀母泫然泣聘君亦手抱母且愕且懽若再生以泣母

忽呼曰兒以萬死請藥歸第爲我煑之進一匙母
蹙鼻驚曰何於項所聞無異也至夜分又進一匙
如初已而鷄甫鳴母津津然汗且霑額呼曰吾瘳
矣又進粥半甌越明日母櫛髪起出帷於是閭里
共聞而異之稍稍轉相傳共過視母母亦懽然如
平時也當是時同舍生共聞之邑博士暨令楊公
譽楊公譽亦故知聘君於是擁騶過聘君且併請
見母母避帷不敢出然按問諸生所口畫狀無間
也輒命諸生爲呈上博士以牒之縣縣以牒之郡
太守栗公祁及督學使滕公伯輪廵按御史謝公

廷傑諸使君交檄縣爲羊酒花幣以勞之旌其廬
曰孝行當是時聘君之聲翕然闐湖中與漢黃香
等已而他督學使喬公因阜蘇公濬相繼來一視
學輒一諮縣縣按故事以聞督學使亦輒按故事
檄而旌之而湖之縉紳學士及宦遊入湖所相與
詩而矢歌之無筭矣予亦聞聘君多高蹈且善堪
輿時時過候君君第頹垣蓬戶澹如也及扣故葬
父與母處君輒沾沾喜曰吾於癸未年獲葬父於
紫華山紫華山下穴得土埋者古鏡一枚銘曰晉
郭記三公地及啓穴穴之土衡特四尺縱倍之僅

貯一棺也予故復他葬母太安山太安山者按法
稱金星挂角學諭劉公大鴻來會葬亦稱前夢地
鈐曰云云葢於君所卜葬處若持左券而叶也嗟
乎亦異矣豈聘君故稱孝事父與母其父屬之卜
佳山水也而聘君遂及自爲習青囊兩獲佳山水
以報與予因感君暴雷事爲一小傳外史氏曰孔
子不語神方其爲母請藥而道忽暴雷也眉髮傘
火獨無炙君猶掌藥野什闇而毋獨先之以鼂也
豈神故祐之而爲之幻耶或曰君故稱高才生行
且繇科第顯不當以聘君名嗟乎漢之詔士首孝

以爲衣而食者特詩筒一枝與瓢劒相屬云耳所著若干刻行於世年浮七十因築壽宮於其棲之側且卜異日者衣冠之藏復自爲生誌而空所卒月日以待盡云予次其行事如左而系之曰公之貧不減顏駟詎不辱黔婁午無炊寒無授衣獨操瓢出吟則吳越間諸佳山水之靈往往列泉石獻雲霞與公相斧藻可謂澹宕絕倫者已嗟乎予數過孤山訪林逋所詠梅花水及放鶴故處而或隱然在也公平生所席圖書丘墓於孤山遠近特數十武公於百年後倘亦與逋所詠梅花水及鶴之

脫樊而颺處往來湖上否乎

赤川漁父傳

赤川漁父者茅君名寵山陰人君起刀筆間爲藩司掾非其好適以貲爲黃梅尉有聲改欒城簿欒城者趙巖邑君數以彊幹聞適歲侵君抱牒上救荒六事中丞御史僉異之檄河朔諸州縣河朔百餘城咸如檄施行君且挂冠以歸矣歸而釣之赤川上因自名臥處爲清風磯而綴之以亭曰獨醒數戴笠披簑狂歌以嘯於世所好一切不以顧獨好畫畫佳山水處輒欣然神移者終日間嘗散步

谿壑從泥淖中得浮石一片高尺許頗奇峭貯以磁盆種叢竹數莖雜之蘭蓀手爲記且稱峰巒嶇巘谿壑窅寘陰洞棲霞莓苔露零甚且追感故所覽睹九華之勝與之若翺若翔若降若登於是移書問之又稱石或點頭而不以語也蓋莫知其爲石而亦忘乎其爲我者嗟乎君之澹宕不羣其所自好者類如此嘗手寫像一軸寄予予贊曰籜爲冠兮草爲席臥煙霞兮嬉翰墨抑嘗託民社兮挂簪紱然而官不過再命位不滿百石卒之非其好兮耽麯櫱而陳賔客翩翩乎逃虛凌風而山澤者

之逸噫斯人也豈古所謂懶折腰數投轄緇而不以緇湼而不以湼者與當是時越之學士大夫稍及知君者呼爲實錄云未幾君以中書君詩迎養京邸且没矣没而中書君抱溫陵孫司農公所爲赤川漁父記視予大都採屈原所從漁父鼓枻而歌處而上下之者予伏讀卒而歎曰閩雲門若耶間多異人君豈戴安道賀季眞者之流亞巳乎及覽其所從泥淖中弔浮石處而謂遇不遇由天也其意抑遠矣予於是次之爲赤川漁父傳以附稗官野史云

卜醉翁傳 嘉靖十七年逸稿

卜醉翁者名宗洛樵李人也其先曾大父瑃瑃生顒顒生周周生宗洛世饒金爲里中富人
武皇帝中年以貲爲太學生制太學生補郎官員翁顧謂里人曰人生不滿百貴自適耳安用組紱爲且今天下之所謂賢豪人者非策名甲科也乎而乘朱轂拖龜長安中威福人奮飈疾雷叱咤當世自謂可聲施於天下也而世士人方蟻附之洴淟洞涊不敢出聲殆亦榮矣然吾睨之恐恐旦暮蓋不啻睎露也彼且猶爾而況於入粟之貲乎聞老

氏學以自隱無名爲務而其言曰良賈深藏若虗
盛德容貌若愚蓋古之隱行君子也吾願學焉遂
棄去不復入太學性嗜酒時召里中善飲者輒對
觴盡日以夜續之會旦亦不命撤復如之故自號
長醉翁焉居家不問産業厭賔客嘗閭戸獨息涉
寒暑忘沐置櫛髮冠履不設蹲蹲如也几室間常
羣麋兕遊其中至苔蘚上翳亦不令去之其澹而
野大都類是而長子大同以孝廉稱郡中郡中名
士人多從之遊間請謁翁翁輒抵掌笑曰昔陶元
亮㒵折腰故不樂爲彭澤宰若母以冠裳窘我也

避去時士人終莫識其意云子四人孟大同次大
有次大觀次大順孟仲少負異才善屬文嘗措官
邪敗者誡二子曰吾不便俯仰於世故終其身以
躑躅自廢也女曹他日當以文章顯取高位幸勉
修古志士之行以懿其親母遺若父臭哉二子唯
唯益樹善行嘉靖十有六年同賓於北畿明年春
舉進士會　今上建　興獻皇帝廟及山陵寢園
將告成孟子私卜曰幸　天子仁孝肇興獻廟
諸山陵當大賚爵百執事父母逞可少復翁矣良
久翁未會封病遂奄奄之前可十數日呼仲子訣

曰而兄獲依日月之末光爲明賢大夫吾死且暝矣何憾當以六月三日終爲我謹葬事不復及他事後果如日悉召宗族子弟數十輩人前整衣冠趺坐氣奄奄逝享年五十有四論曰吳俗多肥利而捐義好設狙獝以傾覆人蓋當水下流衝薄洶磕風氣使然也至如卜醉翁者於人世澹焉無所競豈易得哉予聞之友人吳伯子云初覩其狀貌蓋疑其爲野及究之終其身無言仇於人無毀訾於人游魂之日猶前知若蜕而去蓋有不可識焉或曰其殆古之逸民者歟

鶴洲黃先生傳

鶴洲黃先生諱某字某錢塘縣學博士弟子員而教授里中者也其仲子汝亨嘗共予兒縉誦六籍爲高材生予以故得侍先生爲綰帶交數過其廬几席間蓬蒿苔蘚不以厭也家甚貧而其事父逸山公某及母沈孺人必竭其所教授諸生者入之以供甘脆而色將之金不以遺諸昆弟也島夷犯錢塘而先生同諸昆弟鳥竄奔城中先生又推教授所遺者金爲草衣糲食均甘苦不忍以其身獨温且飽也婦翁古塘公沒而其配李無子也先生

又迎養之終其身沈孺人病且篤先生籲天自代不得則哀毀骨立喪三年如一日而逸山公老益病先生朝夕率婦子上食問寢逸山公殆亦忘其貧而鰥處也嗟乎若先生者孝友之篤於漢所稱獨行無以異者惜也數之奇其故所教授諸弟子間亦舉明經佩印綬者絫絫然六七輩而先生獨坎壈不得擬一第也予聞過先生聞先生艱屢年不炊然猶焚香晏坐澹如也萬曆辛卯仲子舉于鄉行且第進士爲祿養矣而於甲午二月十有七日卒賫志以殁嗚呼豈天之報施果如是邪抑亦

德厚者流必遠而仲子異日聲施　中朝其生也不及祿其沒也　璽書之褒九原固在邦外史氏曰嘗聞古之大樸若拙不以榮名聲利緇其心若先生者無愧於斯也已聞其自言亦曰黔婁於吾師也嗟乎豈終無所托而能澹然於世幻之外者乎

黃烈婦傳

黃烈婦者予歸安令歙州吳君所手母氏之族而世古者形管所載以抗家聲者也令君之從弟諱叔向始聘黃然未及笄輒先私置媵已而黃及歸

輒解簪珥璣翠以字之若娣姒然當是時歙之邑里巳難之矣叔向家世賈錢塘黃從之然性故豪侈好賓客黃督媵以色將之一切甘毳供張無不如叔向指而賈錢塘者又嘖嘖稱黃不置口爲賢婦巳而舉一子而售及期且殀殤向不勝涕洟携黃以歸而轉鬻鹽於三湘之間三湘故利藪操貲而賈者殆星羅也鹽且賤估向以故鬱鬱不得志復收故所橐子母錢以歸耗且什之五矣於是向復隨今君再入錢塘未幾客死巳而喪歸黃哭之慟誓以身殉語諸妯娌曰姑春秋高妾不得久侍

故當别立後以養姑也輒出槖中裝陳之廡遍給諸妯娌閒諸妯娌相顧錯愕頊之黄倚梁而自經中復墜左右驚而以奔告於其母氏始及解懸絶而復甦當是時歘之遠邇無不人人聞而潸然出涕者母復抱黄而泣諭之曰吳郎死無後兒誠不負吳郎何不擇所立之孤以養汝姑胡爲乎徒以生者殉死者縱不痛而母獨不痛而姑及後嗣何黄佯許之明日以中元祭悲慟扼吭自絶時年僅二十四耳外史氏曰烈婦當夫未娶而置媵不以娟且嫉及歸而三從夫以旅困於千里外不以怨

於其夫之沒而又嶄然以身自殉若此嗟乎世之慷慨激烈不難殺身者往往不足於柔順若烈婦者可謂兼之矣

趙氏客遊述

客有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也字子龍別號中嶽少讀書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數省試不第輒棄去然故嘗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按青囊以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客遊中州且訪異人也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流下荆州謁武當北轉許

鄧渡河洛捷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仰而䠷俯而步哦吟覼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以達于金陵而　高皇帝及武寧中山以下諸侯王百戰之處稍稍徧矣已而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獲從予同年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公壽藏金君所卜築也於是挾陳方伯贈文及侯方伯公所爲書以抵予時萬曆乙亥也君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予頗奇之前問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

重華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
存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大較悲君
之衷且老而亟爲束其裝以歸者也予亦援之以
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
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
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首
迎座上客互起而歌歡飲且醉僉督促君君亦唯
唯豈謂君別去五載矣猶栖遲東海幷匿錫山道
中君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而君客
遊萬里外杳不得君遺之以音也於是日夜欷歔

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其姊與妹請路鄆於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黨及閭里聞僉危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覩親顔誓不還於是族子以下共爲之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諳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從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爲榜之宮觀街市閭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

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宫道士問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蓋君所故嘗遊而書之者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者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潁壽東涉淮泗以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峰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

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
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
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請
郡太守路郵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横林
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龐眉覆面殆浮百年
者也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
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
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
何僧曰汝胷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
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

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遇君君鬚髮皤然白矣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君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君得無即吾父乎君笑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君而哭并出所囊路郵以示君君讀之始驚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廼相攜哭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

相嚮助泣俄而寺遠近及城以內外諸縉紳先生明日轉相告為之過寺而刺本末共為嘖嘖太息不能已鹿門山人聞而異之次其事如左系之以言曰中嶽山人者特澹宕不收古之夷曠之士也若華者嗟父之客遊於外也不憚萬里陸則穿瘴癘氷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宮間關跆頓殆且百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遇嗟乎抑亦奇矣吾故哀而錄之附古者蓼莪之詩庶幾乎異日者不致露零草莽也已

震山逸史程次公傳

次公諱俊字子庸震山逸史其別號也東晉祔諱元譚者守新安郡詔賜之田宅因世家歙州之黟水公逸姿高韻厭與世共浮湛於是築一軒塘上左圖右史與古人晤對暇則抱琴空谷當其興至輙頹然一鼓與泉聲相暎發放謌長嘯響震林樾日落月出乃始歸公可謂澹宕風雅不挂塵網者已平居無雜交有堪輿家過則兩相指畫山川嚮背融結處共軒㬮而談繇是六藝外閒旁及青囊家言大都公平生所自托朝且夕者特詩筒與竹麈耳子三人長曰薦次曰芳曰伊咸若於訓孫以

下竝鸞翔鵠峙行年七十八無恙飄舉若仙以季弟病卒哭之慟越三日而没葢壬辰八月二日也葬于牛塢佳山水處友人周全吾善鑒人不輕與其口畫次公本末如此綮之汪司馬像讚無間也於是爲勒一小傳以系家乘云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記

季子廟記

季子廟之在丹徒者予不詳其所自始按司馬遷撰次史記世家云季子封於延陵則延陵季子所食於吳之采邑也而延陵即今毘陵去丹徒縣二百里士之人非其故君特廟而食之豈愛其道與然亦不附郡邑之祀里中父老歲時伏臘走爭之以禳年攝福田而廟址舊隷鄉大夫吳公所爲別

業山之隘頹甚公間請有司改廟於其山之最高處予過謁之而攬所爲江流金焦北固諸勝若左右翼於襟帶之間可以眺而宴遊焉遂屬予加亭於其前而爲記其事問於予曰季子之讓國非與何傳春秋者謂孔子惡其辭國而生亂於其聘魯書吳子使札來聘不稱公子示貶也予應之曰非也季札使魯在餘祭之四年又夷眛立十七年而卒而始致位乎季札季札讓而去然後國人謀立夷眛之子僚又十二年而公子闔閭弒之由是言之方其聘魯君命也非讓國而逃也其聘魯陳詩

而徵存亡攷小大蓋浸浸乎有禮矣弑之事未兆
也春秋以忠恕明王道聖人安得以其二十年後
去國之亂而預罪之哉曰然則孔子其與之與曰
春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以力相攘而成簒殺之
亂者踵相接其能以兄弟遜國於其間者於商得
太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焉又五百年而後
季札者出紹明太伯之風彼其屣視千乘之國而
世之所稱分茅胙土聲名文號之寵澹然無所緇
於其心泠然若蟬之飲露而處焉然後能舉而蜕
之其於春秋之世何如也而孔子惡乎不與之哉

使其非與之則何以爲之哭其死而題其墓也然則傳春秋者妄與曰盖未能明乎季札父子兄弟之間而何以服其心也太王之授季歷也泰伯仲雍相與逃之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復用然後國人得以推太王之意立季歷季歷得以傳諸子昌是爲文王使當時泰伯仲雍而苟在則國君死而立其子制也季歷其能以一日朝泰伯仲雍而南面於其上乎而又得以傳諸子乎壽夢卒而諸樊攝行事以待札札當以此時如叔齊逃而去之或髡鉗自廢然後諸樊不得不自立使諸樊又如伯夷

之讓國人不得不如孤竹立其中子之義以及餘
祭而然後國有定君也季子而一日在吳則諸樊
以爲父之遺命盖嘗告之先公之廟書之簡册布
之國人所共聞者安得不倡兄終弟及之義以次
致位於札諸樊卒而餘祭也立餘祭卒而夷昧也
立兄弟相及之義國人固已目見而心習之矣及
夷昧之卒也而莫之立季札始窮而逃焉闔閭其
能甘心於公子僚之自立乎哉胡亥殺公子扶蘇
以自立而陳勝者詐稱公子扶蘇一呼而天下大
亂且闔閭不言國人猶陰拱而議也況闔閭之雄

狠其於公子僚鼠畜而犬視之彼其謀任伍子胥
而進專諸其簒弑之志非一日矣特以國無内外
之釁而季子猶位僚肘腋間故不敢急遑耳吳伐
楚喪而季札且出使晉以觀諸侯之變當是時彼
闔閭囂然其左右也能無動乎哉故其言曰吳方
外困於楚而内無骨鯁之臣是幸札出聘之詞也
然猶不敢擅立而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言不吾
廢者其義懼於心之詞也季子至而曰苟先君無
廢祀乃吾君也然則闔閭蓋已早諒之矣季子必
何如而可曰未及諸樊之除喪當先去以避之不

之去當言諸樊立公子闔閭以爲太子諸樊不從
則必去或又不及去則夷眛之立也必當以闔閭
夾爭之如言諸樊時且曰國本闔閭所有也不吾
從吾將東西南北而之焉是教諸子他日兄弟相
篡弑也夷眛其能不聽之哉季札內無所處以授
夷眛外無所處以待闔閭廼欲嘿然以去嗚呼晚
矣予故竊謂季子非不當讓國而去惜其去之處
乎父子兄弟之間或未盡也雖然復命而哭諸墓
終身焉不入吳之市季札其始終能自靖以持亂
矣其履古之仁義之遺者與公以爲然因書之爲

記以質士大夫之過廟而謁者

讀易軒記

予同年友衢州徐君可繩因郡守李公所遺宋浮屠氏廢宫曰桃溪者廼即其址築室數椽棲詩書之業焉又以家世受易因扁其左曰讀易軒使使請記於予予嘗見學士大夫之抱六藝者憤秦燔其業詩書禮樂春秋或亡逸者過半非全經或偶錯見諸家所獻爲全經又出當時所散遊儒生各以其私臆之說而爲枝葉者甚衆詩之補亡春秋之五傳是也唯易爲卜筮非秦所禁故得與神農

氏種樹之書其存漢與首立學官到于今博士弟子紹明之者衆故易之傳備矣然攷漢起殘脫之間昭宣元成學士大夫不能盡通六藝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及所稱一藝詩或爲雅或爲頌書或爲說命或爲洪範五行禮或爲禮服之類國家有大疑難則公卿各得以執所受經大義以對有宋以來程朱諸儒羣疏六藝而折衷於孔氏盛矣易爲最著然學士大夫明經其間今扣其用反不若曩漢時章章指覩可書之簡册播於後世何哉豈非太史公所稱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過與

固非獨然也所由來遠矣蓋六經非自外來也易
也者易也聖人者觀於天地陰陽剛柔之化察之
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上下内外之位參之
乎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以明其君子小人吉
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用者也畫卦於包犧爻彖於
文王象於周公繫於孔子易之用不同而其所要
於深微曰貞吉孔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而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無大
過矣此易之旨也自魯商瞿沒而易不得其傳幸
不燔於秦而獨罥亂繫蕪於百家之口淩遲迄乎

今其紹明之者愈出而愈不窮其言之旨愈近乎
止而愈失其用易之學或絕盖秦漢之間諸家者
或以陰陽推步月令災異其言易或以風角遁甲六
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言易此爲
易之說甚謬然或中或不中其後有沿老氏之旨
而以致虛守靜言易又養生家本之爲坎離内外
金丹黄冶變化之說言易其他瀆亂不可勝數彼
咸所謂各窺易之門戶而非其正也然稍能因之
守其所爲靜而致其虛則於聖人之徼亦合者有
矣周程以來今其傳疏之旨具存可謂易之道燦

然無復疑者近代學士大夫又踵之爲科舉之學出焉今之三尺之童操觚於有司之門而應其求者呶呶然自謂非聖人之道不存於思非聖人之言不落於紙而其閒稍通文辭者試亦輒就第肆然可僥倖於明經之科然究其實則入耳出口而其所不亡者無幾矣故曰周之亡也文不勝其弊古之人所稱秦人燔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者此也彼言漢儒且然而況於今乎顧學易者當何如以求之予觀易之道無所不備然其爲書起於中古深於憂患者大畧審君子小人吉凶消長

進退存亡之間而致其用者也故曰厲曰不利有攸往曰元亨曰悔亡曰無咎凡以著吉凶悔吝之戒也愚故曰易之爲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貞者正也亨自罪斥以來其所憂患者曰深故易之凶厲悔吝之戒曰以怵惕危懼於心而要其變與占之大端當不過曰不失其正而已學者於此苟能反而存之則自筮仕以至沒世或爲富貴或爲貧賤或爲夷狄或爲患難所謂蕩然於世波之外彼將有無入而不自得者矣此於孔氏讀易之旨爲近合之周程諸君子而不甚舛異者或

非秦漢晉魏之際儒生所説也予友徐君深於易而非徒以科舉之學應有司者故不敢隱其所嘗學易者之義而因書以質焉

濬縣學題名記

濬縣教諭陳君綬擢翰林而去也予嘗爲文贈之大畧推三代盛時所以尊師者之得及隋唐以來不能如是者之失且慶君之擢異等頗近古也君且行又睹學宮舊無題名懼其去而無傳也迺釆縣志及括學宮所隸書廡楹文牘之間者 明興以來百八十年僅得氏名若干人然年次地理

或攷或不可攷其餘巳盡零落而縣之弟子不復
能言矣廼歔欷低佪久之買片石鑱置諸明倫堂
左壁書其前所括者之氏名而請記於予且其言
曰吾聞師也者所以推孔子孟軻之道以與弟子
共者也 國家罷去春秋戰國秦漢晉魏之際所
爲客遊與公族之士而採隋唐以來明經進士之
法稍折衷之非由肄學宮而至者不得錄高第盛
矣獨以其官卑不得與州縣百石之吏並是以天
下豪特喜名之士不樂爲其官其乞官而至者率
困於衣食而古之所謂爲貧與養者也爲師者以

升斗之祿之吏自視而不暇考孔子孟軻之道以舉其職爲弟子者亦以升斗之祿之吏厭視其師而不復知謀孔子孟軻之道以脩其業間有志者輒共相嬉笑之以爲迂濶所與羣而遊也特稽聚散簿書與歲時廩餼出納奠萊籩豆之常以苟朝夕而已爾寧暇留意身後之名相與感慨指顧其間者乎聞覩今天下中外之仕自州縣之吏以上類多鑿石識名氏與其年次地里銘諸室陰其人去且沒後之人往往得次而致也不必鉅勳盛德俟古之人然後矢歌陳其形容稍稱與否皆能指

言之也故往者有繫而來者多鑿顧予屬獨無所識豈世之乞茲官者卒無所爲明孔孟之道如彼吏業足以有傳者乎何寂寥若是以爲甚悲且恠也茅坤聞而系之曰由陳君而前未有題名氏于壁者無所名人可也由陳君而後留名氏于壁者相次矣苟卒無所名人嗚呼可懼也哉

沃洲記

沃洲侍御呂公之乞疾入越也爲書於予曰會稽者天下之佳山水也昔人稱襟海帶江爲東南之最而沃洲則逶迤蜿蜒綿邈縈複跨剡溪傳太白

揷入會稽東南百八十里而四明枕其北天台華頂赤城經其南其左右則天姥石橋金庭石鼓支遁嶺諸勝或虎蹲而拱或鳥啄而俛或倏而見或倏而伏而葱蘢蔽虧吞吐綽約若高堂曲池之宴而顯客貴游綺羅琴瑟燕歌趙舞納於几御者不可勝數而山益深則泉益冽往往岃岑崱壁層丘盤谷之處當夏而寒臨冬而燠雲歸而暝雪霽而潔而又有前朝之木候時之禽露奇售怪於叢篁臯蘿啼猿嚙鼯之間其四時旦暮花鳥或與人間殊別於是沃洲又特稱為會稽東南之最然惟其

深往往達官長者不得而至必逃名恬寂與夫騷
人放客然後捫僻躡邃得棲且遊於是焉而予侍
從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入或忘軀昧死效
忠於時而多不偶出或持節擁傳巡行風俗擊去
大奸猾吏又稍稍構怨懟挂睚眦而讒言禍機暗
射旁覆世固非予所適也予家沃洲山之下今又
多病將歸隱於其中日取老氏書以自諷詠而庶
幾無名爲務焉子其許我否乎且爲我記之予未
及復公以公疏薦得推擇爲儀制郎又調爲司勳
未幾坐他構徙爲判洛洲上迺得歸書以問於公

曰沃洲公今何遊乎其采藥於曩之所謂天姥石鼓之間而宴歌躔踞其中者乎予固以公之知爲重於時抑竟不能不以公之知適爲譴訶於時也借令予早自能審時合勢從公遊則沃洲山川旦暮烟雲花鳥之狀方飽於吾目其泉聲鳥音之異悅於吾耳而所稱逃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之寄吾將倘徉恣且於心神胷臆之間且彼老氏者謂世之是與非不吾聞而世之所搆亦不得吾絓而媒孽今又焉得至是乎嗟咄吾且去矣於是矣第其言以復公且邀公爲買田結廬於其遠近亦將

以上鄰於是也

灌園室記

予之謫判廣平也以其地故饒秔稻菽麥魚鹽絲枲之利以爲養而趣供上賦稅不習訟鬬號爲事簡而易治故卯出而聽政太守之堂辰揖而退竟日少見吏人而涉旬月無所事治文書予是以以其暇日相私署之左得隙地可畞許迺翦茅治窪而爲之設畦倣古人種園之法每畦縱長六尺而得其數九衡廣四尺而亦得其數九凡八十有一悉土之所宜茄葵瓜菽薑韭芋萊之屬而分錯樹

藝之其壤旱乾不近泉又爲穿井及泉而幕以桔槔予往往躬汲其上而疏流以灌而畦之上舊有室三楹盖蕭然頹堵不可以棲誦也予稍稍葺搆前又束葦爲軒如其楹之數於是囊其所載嶧山石鼓籀篆分隸及仙傳樹書釋經道言騷人史氏之遺文若干卷左右列於其中當其灌之久而疲也入而偃卧諷詠以自適間覽小雅巷伯之什楚屈原卜居漁父諸篇爲之泫然嗟咨長嘯而歌歌闋復就灌或命童僕佐之以酒盖亦欣然樂也而顧童僕亦時時來助予灌然自莫有識予所爲者

予因遂字其楹曰灌園室云客謂予曰昔者尚書吏部郎以予擅天下士大夫之譽久矣而謬以之薦於　天子　天子以爲私人也不可故震怒竄逐至此予大夫不務佐二千石朝夕警糾法勤施以宣布　主上德意而彼區區灌園古之逃世自放者所爲也曾不聞佩印綬而效傴僂毋乃遠其志者汚其身逃其影者類其形何不早自引决而故爲徘徊混濁於斯乎予應之曰固也然予今日之吏茲士非仕而譴也而譴則吾惡乎自適哉竊見　聖天子方引良二千石罔仁海

內與民休息而太守小潭唐君政務近民民足樹藝而不輕犯故野無狗吠之警而民人至有不識長吏丞貳以下唯守寧一而持澹泊無所欵效納職竊以為予職總諸州縣之賦其官即古者田畯之遺也稍稍以簿領之暇親率畚挿與圃者分功縱不能如曩時尚書所請以表見當世姑為浮湛薄采田畯氏先農之流風以自附長吏之後庶幾其不失之彼而償之此也哉予亦何敢如子之所云遽為汙其身頹其形以自放也期年而俟予之罪狀既聞予以此時上　天子印紱　天子

當不予罪湖水之上予頗有園廬數畝在焉周蔭以水竹花木而較之差勝第將盛其所爲桔槹返而灌乎其中是或可以忘世之牛馬乎我矣客曰可予因退而鑱石書之以誌于室之左壁

皆可園記

沃洲者界天姥石橋之間多長林美壑而古之隱君子之所托而逃焉者也而中丞呂公間稱之以自名其廬予爲公記之舊矣久之公又擇其林壑之最佳處而懸之以閣曰可仰閣之陰俯以圖史之室曰可玩左則賓客數過或嘯或歌投壺博奕

飲酒無筭懽然適也曰可游右則客且忘歸或枕石而卧曰可休前覆之以蘭徑檻列之以名花而穿竹爲亭閒以自媚焉曰可君閣之西則又縱之以千百若干尺横之以千百若干尺分畦而樹椒桂橘柚柰李櫨梨枇杷橪柹冄栗玄棗緋桃絳梅石榴黄楊金櫻銀杏之屬一切奇卉異菓若帶而綰也曰可圃圃之中瞰以曲池引泉而魚因以亭於其上焉曰可泳亭之北又别爲小亭客或選林麓分曹治射曰可觀其再北則又屏田而庚之以百穀之屬曰可稼當其四時之勝幽香繁陰刻露

嚴霜而無所不可也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園大
略訪柳柳州所以以愚字其冉之溪谷丘泉池島
之勝而名之者也而貽書屬予併記之予竊疑士
之志不兩適當其王室多難四方鼎沸名公碩卿
之所以朝吏事而夕烽燧也迺若幽林邃谷飛泉
削壁則惟世之沉寂枯槁之士不得志當世者之
所適也而公之位日高其所席中外之望者日以
重而公安得移柳柳州所自汙且困者以相附也
乎故久不報公而客或過焉予謂之曰君獨不聞
達人者之適其適而不適於其所適也乎古之豪

傑嘗有蹑足行伍而赤松子之隨悲時之陸沉而執戟於金馬門以自謔爲譬之蟬方擁樹而吟而其中之蛻也舊矣而公之所席者於此而其所引而夢思者則於彼盖以其所可因以遊於其所不可公之所存者遠矣客曰然因記之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大司馬胡公督戎浙海來數以功聞於　朝

天子數下璽書旌其勞與能賜之若干金而公且聞故邑學久不及葺孔氏廟寢而下浸以蕪廢而科第亦稍稍中絕矣因竊思古者出師必於學及

其成功而還也則獻馘授捷亦必即之學宮而歌
凱行釋奠焉所以示武事也亦所以不忘本也吾
本儒家子曩嘗入而俎豆絃誦其中賴先聖之教
以迄于今其敢忘所自乎於是出其囊中所累
天子之賜者若干金檄之邑大夫林君某因稍稍
市材鞏石飭邑之人以從事工既竣林君偕邑庠
諸生不忍沒公之德也而相與附祠於其宮而尸
祝之遣使走書於予請系其事及其月日甡石之
左予告之曰諸君其德公之所不以　天子之
金自私而邑大夫得市材鞏石以繕宮乎哉抑亦

求公之釋褐來所奮業於時者何如也盖古之州里族黨及天子之國都各爲之學非教人以利祿也所以卽其詩書六藝之旨而達其識消其邪心養其忠信倜儻之氣而致之用者也而學者之出而臨官也亦非自以利祿爲也明嚮之所服習詩書六藝之旨於以固其心展其才與識而爲國家建大勳捍大患於時者也故得其人則戮力四方雲翔焱集而馳不得其人則土崩而瓦摧非一椽一廈之所能支得則功著於　朝廷澤施於生民銘之鼎彝載之太常斯固天下豪俊卓茂之士所

相與守孔氏之宮垣墉之以待來世者也否則郎
傳之所謂毀其尾而畫其墁而已也且　明興以
來天下之學所隷邑及州郡而上蓋不知其幾十
百區矣其邑若州郡從事之吏所及繕且無毀者
什而八九其能盡以所從事月日書之以聞于時
否乎學士大夫之遊其宮及釋褐而出仕於
天子之庭纍然比迹矣求其勲業之著泉然聲施
無負　國家者抑能章章如公否乎又何寥寥也
於戲然則公之有功於學蓋有所謂以彼而不以
此者已因書之復於林君以爲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者故督學憲使江峯呂公所貯先古以來百氏之書皇墳帝典周鼓秦篆象緯輿地律曆醫卜下及浮屠老氏陰符兵鈐仙傳農占稗官野史無所不載而予令丹徒時所嘗過訪其廬公頗以之自喜屬予記之者也近代來學士大夫好藏書之家獨稱成都楊公愼章丘李公開先而公於章丘爲同年肺腑交家所藏本公必蒐而副之嗟乎世之王公大人非進而翺翔四方即退而締情一壑不然且侈心於園林第宅聲色狗馬珊瑚紈綺

者以終其身而公於世所好獨不以及故得以一其力恣其癖於區區遺文典冊之間而富其藏以至於此也當是時非獨公之自喜雖予抑稍沾沾於其間而公旣沒予亦澹然非惟恥世所好弃公所自喜者亦輒頹惰厭倦而不復睹記矣甚矣予之衰也間按傳記古稱魏襄王好奇書後之盜破塚而得其故所簡藏書十餘萬言嗟乎彼以好書而終其身卒之自殉於丘墓之間者猶如此而況其所不盡以殉貯而藏之者又何如也抑惑矣公之殉不殉吾不知當其沒而逝也天地間所相與

儵而逆旅儵而返眞惟泠然一竅之知而已庖犧氏先天奇偶之畫且以之爲贅疣爲駢枝矣而况公之生平一其力悉其癖以副所好而藏之富若武庫然又焉能爲公有無乎哉然則予雖不及公之存以記其盛而猶及公之没以吊其衰者有以也雖然吾聞公之子太學生某某並能讀父書而世公之業者也予因書以貽之而鑱之壁

丹徒鎮留侯廟記

丹徒里像漢留侯而廟舊矣志稱古嘗有客穀城者得侯像以歸相與祠而俎豆之迄於今然邪非

邪正德間故少傅桂公令卅徒封以內祠無文者輒毀去已而讀楹間所榜則洪武時廬陵黃玉鉉記而書之者故無毀里之人紀光蔭覩祉錢若干緡復益之以閣凡五楹又三十年而浦芝王遷稍稍闢謀而增葺焉以予嘗令茲土也走予故從史朱遂來乞予言以鑱之壁予竊以志所傳妄也黃君所云近矣而或未盡也且夫今之廟而祠非必盡祭法所稱及國家所次上世以來郊社山川陵墓都邑癘蜡學纛之屬畫一而側之者漢壽亭侯關羽唐睢陽令張巡兩人者特以戰捍國家其所

擁戈故處亦僅樊皖淮蔡之間然於今北及幽薊南盡百粵薄海內外祠而伏臘者相望也何哉祠者祀也事之也衆所嚴而事者之謂神故易曰萃王假有廟萃聚也人心所聚廟且假焉方留侯以羈旅而佐高皇帝起豐沛滅秦虜項其所百戰而有天下大略侯之石畫什而五六也天下既定論功行封諸侯王並裂千里之地以相雄視矣侯獨辭之而偃然托赤松子以逃焉嗟乎侯非孔子所稱老氏猶龍乎哉彼黃鵠者吾得之以弋而繒駃驥者吾得之以蹀而羈而至於龍則乘風雲薄日

月噴山谷而不得而噓吸之矣侯之深吾不知其
何如彼其所師而事之者黃石公黃石公故嘗習
老氏而得其髓者也此其所以處乎韓彭蕭樊鼎
烹獄繫之間而獨能以龍而蛻也與彼孔氏之學
絀而不講者久矣世之王公大人下及閭里之衆
第能竊侯所從老氏之言而得其什一焉未有不
善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間而保其身以及其子孫
者嗚呼里之人所像侯而祠故少傅公所欲毀而
中輟毋迺不之彼而姑沿之此以教後之人者與
或曰然乎遂書之

昌氏墓阡記 代范太史作

莆田昌公之過我湖也抱所爲錦山圖者乞予記欷歔流涕指而泣曰茲卽先大夫尚書比部員外郎囦吾先生所故葬處也枕辰而面戌別有壺公山者揷入于耳而後則綰海爲帶前則峯之揭如牙檜然蜿蜒隱見復橫之以玉几盖天與佳勝也又指而曰肘之左一山名葫蘆倒地言其崇磫峚嵂殆數十百尺如葫蘆之亘天而下也肘之右一山名鷓鴣飛言其翼而相向也予莆先正某某嘗東西列葬其下大略由鳳凰山逶迤連翩盤礴吞

吐一折而爲鷓鴣再折而爲先大夫墓三折而爲
葫蘆且山谿之兩夾而出其流之自小塘而注者
自葫蘆而注者並會于先大夫之墓墟洄伏縈紆
顧望不捨堪輿家或謂古所稱牛眠馬嘶之兆未
能過之嗟乎予不敢望如世所稱鬼蔭者之説竊
痛先大夫没予宦游四方不能如漢獨行者之廬
其墓而終其身而百年之後朝猨之與吟而暮鶴
之與飛其或陵谷變遷碑藏易處予之子若孫得
無有過其遺墟不復能睹記者乎此予所以感愴
里子之悲武庫而不能不潸然泣下霑襟也予次

其言弃系之曰公抑聞楊王孫之裸葬乎魂升于天魄降于土歸之太虛謂之自然故古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有以也劉向諫起昌陵嘗稱殷湯無葬處帝王之史猶不能記山陵寢園以待來世而況予何如人能以區區指畫遺無窮乎哉或曰斯固仁人孝子之所不自已者孔子葬母於防而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是或一說也故爲記之者如此若困吾先生世系爵里與其卒葬年月日別自有誌銘故不及

大雅堂記

光州太守穎湖高公善詩歌其免官來歸也數攜樽罍招鄉大夫與其閭里處士之相與社而詩歌者宴遊於西湖之上酒半酣輒席草而吟甚樂也然朝而往暮而歸湖之勝所當煙雲晦明樓臺掩映河横月轉魚龍夜靜不及也湖之山稍深則巉崖絕壑飛泉怪石浮屠老氏之所不能宮幽人逸士之所不能躡其困於晷之移而日之盡甚且風雨氷雪迫騶御疲杖屨而遺者何可勝道也於是卜築於孤山之麓卽宋處士林逋所放鶴故處山中湖而峙而俯而聆則汀蘭岸柳飛鳧宿鷺櫂歌

漁吹斷橋古渡可檻而望也仰而眺則南北諸峯
態蹲虎踞蜿蜒逶迤若翔若舞若剪若嚬遠者十
里近者四三里無論寒暑凉燠嚮之所困於杖屨
騙御而遺者可以朝捫葛而探夕載鶴而訪也於
是移書社中諸先生請各解其囊中之金以爲宮
而又別買湖之捍水而田者若干畝令守宮者得
以間籍其所入飭庖寢而供諸先生歲時宴遊之
費其至也分曹賦詩大略訪蘭亭故事各鐃句刻
譽以求其至而詩不成飲以巨觥約曰詩不成無
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冰雪無返興不盡無返

客聞而題其宮之額曰大雅堂蓋志社遊以詩也
因請予記其事或謂雅者天子公卿大夫之間相
與矢歌宗廟朝廷禮樂征伐祭祀會同諸什而錄
之者而諸先生之社而吟特屬古者山澤之遺焉
耳風也非雅也予系之以言曰詩非有二也繫於
列國者謂之風繫於王朝者謂之雅今　明天
子四海一統上下宴嬉烽燧不聞州郡晏然諸先
生得以角巾笻杖朝夕於湖山之勝而其所播之
詩歌傳之里巷皆所以詠　天子膏澤之賜而
樂之者非特一丘一壑之音也然則他日采詩之

史采而列之於雅也亦宜社凡若干人某某某某

翁氏墓阡記

予之過少司馬翁公所也攜予百餘武東望小凰山之麓得其林木隱翳蓊然一壑指而曰此予先大夫司馬公及大父司馬公之墓也予登而眺左右之峯若拱而過而江若帶而縮也巳而循岨逶迤而南又數百武望大凰山之麓得其林木且拱隱然倍嚮之半者又指而曰此予所自爲他日藏衣冠處也山益以高則左右望益以瞭峯之拱者若屏若几若熊若兕若鳧鴈隱見晦明不可勝數

江之帶潮而至汐而歸則又若繒若蒐若縈若紆
蜀之巴閩之武夷而怒濤駛湍於其下也將予四
盻臺榭檻甃佳氣可餐接公之產特不滿中人予
固竊恠之已而酒酣耳熱公起更衣嗚嗚然仰天
長歎曰故時士大夫出則翺翔四方奮翮忘歸及
其歸輒竭其宦遊者之貲與　天子之賜金買
田宅侈園林廣僮婢以遺子孫甚且身後之日無
餘殮也嘻亦過矣抑獨不思生寄也死歸也生而
羶之聚蠅腐之聚蚋以力貨財於朝露欲晞之時
孰若沒而朝猿之與埜暮鶴之與飛顧丘壟治泉

壤千秋萬歲之下爲無窮計哉此予所以束髮入
朝以來絶不治產獨於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
葬內則殫其神外則詘其力閒年四十而移官來
歸也則又以其暇稍稍厚自爲藏者如此故嘗揭
而書之曰美哉山河天然城郭殆樂之也君且過
之抑巳覽睹其槩矣得無爲我記之乎予聞之頗
疑其言與吳延陵季子羸博之號及漢楊王孫之
裸而葬似不相及然而公之旨則遠矣方其爲先
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玆固出於仁人孝子者
之用心迺若公所自爲則以盛年而輒區區於封

墳掩坎之間毋廼莊生之所謂一彭殤齊死生聞山陽之笛而不以淚歌雍門之曲而不爲縈欷者歟況公位列卿遲之百年之後他日固得按國家故事請之　天子遣之都官者而公獨一一躬自爲之殆與古人所爲生棺而卧其中而自誌且祭之者無以異矣吾不知其於世之勞生而睢睢而盱盱而顧以遺髑髏之誚者何如也

暘湖別墅記

暘谷王公繪其所爲暘湖別墅圖移書以告坤曰茲湖也乎永嘉郡所滙甌之西來諸山之水蜿蜒

繪而於赤城鴈宕匡廬瀟湘又將或遠或近或疑或似者也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佩蘭握金者二十餘年于茲矣夕之夢而晝之思未嘗不在焉君其爲我記之予伏讀而覆之曰公安得泉石之思而丘壑之夢乎哉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者功成而身退也賀季眞之所以上書明皇而乞鑑湖以歸者遺榮而入道也今海內一統無兵革之爭而　聖天子方共一二公卿招徠俊髦以圖治功且公自尚書郎以來聲問日隆勳業日以崇中外之士所望公之內召而柄國家者朝旦夕也

公又安得倣范蠡輩相與匿景而逃虛乎哉客曰君子處廟堂而不可無江湖之思茲園東方曼倩之所以避世金馬而或猶以爲脩然埃壒之表可也時萬曆丁丑春三月望日

挈徵園記

予覽古今傳記世之學士大夫致其仕而來歸者並卜佳山水築園林以自娛而帝王之都若鄠杜若洛陽若建鄴若我錢塘爲最盛然鄠杜以下終南渭水並名山大川飛流巉巖非可朝夕宴遊者況其地數當侯王兵革之爭故其一時帝子皇妃

列侯中官戚畹近倖之家所各占層臺曲池名花異卉以相矜者燬且什九惟我錢塘則西湖清淺之波逶迤之岫蓮芰之洲凫鴈之渚且吳越王鏐獻圖入貢絕不見兵革而宋室南渡復百年於是歌舞綺麗之侈最天下矣 明興來宋故所稱翠華遊幸或已蕪廢而浮屠老氏列仙幽士之宮猶往往而在予罷官來一入錢塘輒一過西湖而社遊二十年間勢家鉅室之傍西湖而園者歲數增置星羅𪗋錯於其遠近不可勝數然予嘗品之惟許少崖使君爲之最盖他勢家鉅室所占稍內而

深或附丘墓或穿汚池或擇巖壑或閉松蘿於湖之一切煙波不及覽睹稍外而淺則又歌粱舞榭畫船綺吹盡屬眉睫與耳垣騷人墨子逃虛其寂之士不能不稍稍厭心者獨許使君家園丰神夐別君嘗邀予過之指而曰其地爲葛仙嶺卽漢時葛稚圭所煮丹砂故處也俄而攝衣登樓眺之則又指而曰其南之屛列則孤山宋處士林逋所放鶴亭也其東之頹垣廢礫則初陽臺也其西之深林叢麓則宋太尉岳公飛墓也山中湖而峙而煙堤若帶畫橋綺疏紅蕖緑柳相與嫋娜綽約於其

側則宋學士蘇軾所築世所稱蘇堤是也湖之東西兩相屬鱗次而南則又某爲南北峯某爲天竺一爲飛來爲石屋爲虎跑爲慈雲爲風篁爲萬松龍蹲虎踞蜿蜒透迤遠者三十二十里近者五七里四三里當其河橫月映煙消日出所可憑欄指顧者一一若掌也予迺斵盃曰樂哉茲丘也湖之所當錯繡環靚未嘗不外瞭而湖之隱約湛深則又未始不內屛他則內之深者蒙茸蔽虧而外之淺者艷冶盡露茲獨若晦若明若卻若迎若穠若澹若醉若醒譬之瀟湘之上洛浦之濱仙妃鳴珮翩

翩乎凌波而過也而於其間又若杳然神遊可望而不可親者嗟乎歐陽文忠公嘗稱錢塘擅東南山水之美而梅太守摯所築有美堂則又盡錢塘之美予竊謂西湖擅錢塘山水之美而玆園也則又曲盡西湖之美者已於是濡毫而題之曰翠微翠微者誌西湖最佳處也他所雜搆樓臺亭榭則已有邢太史諸君題其上予故不復記

費處士墓阡記

湖之傑塘里有處士者名玲字聞和家世饒而處士復力田故歲所入桑麻魚稻之利千金而羨然

時時好哦詩招賓客湖之縉紳先生及騷人墨士之過其廬者踵相接已而處士年且五十矣築投老園於下澤之上即先府君梅南翁葬處于同蔡司馬子木施聘君子明輩時時過而宴遊而山水而林者僅七八畝名花脩竹滃然若壑中有曲池覆之以芙蕖被之以芳杜而甃之以石梁焉右爲亭曰慕梅此則處士所歲時謁府君墓於以屏垣而望者也左爲亭曰愛耘此則處士所故以錢鎛自喜而因以名者也後復爲堂曰投老此則文衡山太史所題處士日攜賓客琴絃奕棊樗蒲六博

相與宴酣於其中而不醉無歸者也後復峙之以臺曰長嘯此則處士所共賓客醉而放歌者也處士間屬予記未幾處士没而其子伯與仲謀所以葬且曰吾父之生也樂於斯其没也必魂於斯吾何必世之堪輿家盻盻然牛眠馬嘶之兆以麾子若孫哉於是卽其園之故址廢梁塞池而築爲墓宮而窆焉又三十餘年間復過之逶迤而入嚮之名花脩竹今且環之以松檜而女蘿若帶矣嚮之曲池石梁芙蕖芳杜今且夷而崇之以馬鬛之封矣嚮之左右亭今且樹之以碣壁之以倡和諸什

矣嚮之堂而宴酣與其臺而嘯歌處琴弈樗蒲之娛雖已歇而故時茶鐺酒臼之址猶隱然蘚翳楹礎間歲時烝嘗所共諸子弟過爲飲福亦嘗不仰而眺俯而太息而與處士音容若將彷彿而謦折也即如故時賓客雖已散而里之社遊者即其墓宮相與攜觴列壘曲欄峭石之間抑未嘗不絫欷嗚咽思以弔處士之遺風而潸然出涕凄然以悲也頃之伯仲相繼沒而予過哭因攜諸孫展謁於其墓而投之以文曰處士其奚適乎哉將太清之與遊而雲蒸霞矯已乎抑將猿之與吟鶴之與飛

而猶徜徉于茲墟乎將與故時賓客所旣散而沒者共爲地下郎修文不廢巳乎抑亦生之寄而沒之歸也魂且無不之兮而于或得以感山陽之笛撫雍門之曲而慷慨悲歌也乎又告之曰聞漢楊王孫誡子以贏葬人稱其曠達至今也伯與仲不以世之堪輿家言卜葬而獨以處士所生而樂者葬其衣冠以葬似與王孫無以異予雖不及處士之存而記其園今且於伯仲之繼沒也償故所約而併記其墓抑可以報處士父子於宿草之原矣

時萬曆癸未秋七月十有九日

淳安縣改闢學宮記

淳安有兩生鄭君艮弼周君宗文抱其令蕭公改闢學宮狀併公所自爲書且請前令海虞顧公者之使爲之紹介伏地而請曰淳安者故隸歙州以文獻稱宋以前由制科及第者頗衆　國朝商文毅公輅博士弟子員而首浙江省試已而首禮部再首大廷其以文章氣節侍從　明天子者垂四十年海以內屈指隋唐來僅一再見也其他後先附離者不可勝數及公沒而科第之士稍稍之絶矣堪輿家或謂學宮故並縣南鄕而欞星門則

以山自西來峰獨昂然峙碧落而起若名儒碩卿垂紳正笏而飛且躍於其前也故里人呼之曰狀元峰又頗類龍門者之點額然故一名魚口峰成化間稍厭檽星門不當獨西也於是轉而鴈次隸學宮久之廟尋圮而故所稱峰之西峙不復覽睹甚且里閈之間所棼錯井幹而屏蔽之者甚矣其爲湫隘也頃者泰和蕭公來始下車問民利害間過釋奠與諸生讐經校藝一日按故牒而曰繇文毅公而前邑之文獻若日星彬彬齊魯矣百餘年間何其凌夷湮廢之至此也豈山川猶故而風氣

學宮者殆或有間乎於是諸弟子進而口畫前狀
公聞之嗟咨低徊不自已廼大爲傾橐中所貯俸
若干金併括罰贖若干金若孔廟若明倫堂若尊
經閣若聚奎樓若訓導廨旣以飭材葦石塗丹堊
黝而櫺星門閭且屛蔽於里閈雜遝於人煙者公
廼別捐數百緡以償左右縉帶者之家而撤去之
闢爲甬道合縱與衡百餘武仍屛於前而顏之曰
泮宮於是時峯色之西來者嚮且雲霾霧翳而沒
之者久矣一旦煙消日出詩之所歌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洋洋乎古者冠帶圜橋之風也記不云乎

山川出雲有開必先豈天之不喪斯文也而蕭公儼然過焉特恥曩時所相爲浮沉簿書間而劃然指畫之至於此也文翁興學宮而蜀之人歌之至今韓延壽首皮弁俎豆而頴川之上祠春秋不輟君得無爲予記之以待來世巳乎予領其言嘉其行事於是次而綴之如左以復兩生公名岡字希高前令龍門今東安於南粤間多卓犖聲　天子嘗賜璽書寵之然非淳安事不以及

晉江王氏墓阡記

晉江王君廷輅之銤鴻臚而丞我歸安也一日抱

安城鄒督學公所爲先憲副一山公之墓銘而拜
手稽首告予曰先公鎡正德辛未進士授廷尉評
按節南粤所從故督府蕭公翀楊公旦輩數提枹
鼓力戰鬬斬馘無筭於是　天子賜金幣以寵
異之及增秩者三聲籍甚然亦竟坐謗奪官歸而
以詩酒徜徉林泉者垂四十年大較稍稍綴次之
矣然他未之詳也復欲泣欷歔久之太息曰予嫡
母蔡孺人以所生僅伯兄廷輔而因別娶予母陳
以副箕帚生仲兄廷軾暨予廷輅少弟廷範不幸
伯兄與母蔡暨陳相繼沒而遺軾甫六歲輅四歲

範二歲先公葬母與陳於東莊之原坐壬向丙葢嘉靖甲午也巳而辛酉島夷内訌卒掘故所墓藏遺骼以要賂而母蔡之骼且亡矣予兄弟破産獲五百金贖之來歸及併瘞母陳所藏棺且毁或謂瘞穴不中古法也予兄弟始别易衣衾棺槨且按堪輿家言山之脉從南來法當改爲丙壬於是穿三穴而中則爲先公壽藏左爲蔡右爲陳又若干年而先公没且鼎峙而葬之矣然未及請墓銘也又若干年而安成鄒公來視學閩州痛予先公於東廓先生爲同年交故稍稍以耳目所睹記者誌

之如別刻而予母陳故多内行其所躬澹泊力紡績以助先公之宦遊庶幾於古之鷄鳴之誼無以異者先公嘗手書之以授予兄弟而予於今讀之猶屬内裂而低徊不自已也子大夫得無為我揭而書之以遺後之子若孫否乎予為之憮然曰孔子嘗聞父之墓崩而泫然流涕曰古之人不修墓蓋傷之也兩母之墓藏且久而一則罹島夷之慘一則以穴不中葬家法而毀君兄弟今且特易其向以葬先公而兩母配附之禮也閧君兄弟支庶數十人鸞翔鵠峙彬彬然漢石氏矣豈天貽君家

以世慶而抑且獲按堪輿家所秉生氣以葬者之說故及至是與嗚呼後之苗裔綿未艾予特爲條次之如左令得以鑱墓之側以告後之人

六美堂記

陳玉叔方伯移書屬予曰先按察蘇山公罷官歸沔上嘗訪竟陵陸羽所著茶經處不可得迺即城隅結廬而書羽所賦六美歌以自廣其詞曰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堂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到竟陵城下來此固羽所自好於以憤時嫉俗太息今古於其間者也先按察公

歌而愛之於是築一椽於江之上因題之曰六美堂子大夫爲我記之予稍稍按羽所爲歌而循其聲繹其旨聞按察公游仕二十餘年其所以風流文藻照耀當世蓋有羽之所不能知而羽之所不及歌且詠者公殆於世無羨者已六云乎哉其前所云四不羨蓋已忘富貴卻軒冕於世之所共奔走俯仰叱咤蜿蜒於王路者一切僉已抹撥而後所云二羨則惟引西江之水所從三峽紆漢沔千流萬派於其曲欄之上層臺之下而百代以來侯王戰爭車書會同與夫竹帛所載勲名爛然處僉

巳飈飛雲散與故陸羽所煑茶煙互爲霏微湮滅不復睹記也巳然則蘇山公之心故遠與故澹當巳蜉蝣天地蠓蠛日月一夭生齊彭殤而與莊生所觀濠梁之旨同一揆矣又惡有所謂美惡有所謂六哉方伯公以豪雋之才熠燿中外行且專節鉞撫疆埸入叅 國家肘腋建不世勳熙顧盼然若詩人之詠蓼莪不敢忘先公所抱膝長吟獨息一室處豈古所稱處廟堂而系江湖之思當鼎食而綿菽水之感外不違君内不遺親者歟于於是綴次其本末而復之方伯君俾鐫之左壁以爲記

太極洞記先年作見遊名山記慎侍御刻

予放舟陽朔江上縱觀之其峰石皆拔地而突立最高者四千仞有餘其次則足可三千仞又其次或百丈或五六十丈最次則三四十丈焉止矣其色如藍靑深者如靛文如魚鱗總計一百八十里排衙列戟目之令人神思飛越中流偶覽石壁奇瑰異常見伐鼓鳴鐃而前行者忽焉而入崖忽焉而遡波以故追踪躡跡泛漁舟探之乃得一洞可方十餘丈小可數尺其游儵稍稍見也俄而赤脚互斫以入又得一洞豁然當天而簸日光射人且

穿上羅下焉方數畝水可十餘尺而漁人網魚而出者盡滿囊也予前問之曰是何魚之夥也漁曰茲洞旣邃與人間絕故左右之夷與井里兒童釡不及過且水源深故所聚魴鯉數多我輩得以數取之予同王使君撫掌大笑因名之曰太極洞

七戒齋記

七戒齋者髯翁於萬曆庚寅所自搆一椽於其廬之北以待老者也明年且八十於世間事當一切貶損謝絕一曰不食顓殺牲牲如牛羊犬豕鹿麋鷄鵝鴨之類日膳不以殺客至亦如之惟春秋烝

嘗則殺亦不以食二曰不赴宴三曰不弔喪及會葬宴飲與喪葬婣族鄉黨所不廢者然聞古人年六十不與戎政士大夫立朝年七十則致其仕而歸以卹老也而況予年八十乎四曰不御姬妾聞養生家以年六十四則卦氣絕五曰不入城郭城郭者藩臬郡縣及按節使所乘軒擁傳處而予年八十則不能以筋骨為禮即如束帶匍匐出恐不免傾跌不能磬折如禮也六曰不問家產事家產事已聽奴僕輩為之七曰不聞婣族鄉黨事予束髮來未嘗敢請謁然於婣族鄉黨間有為强梁者

所窘與孤寡疲癃所不能自直于上官者或爲軒頋而直之今旣年八十譬之伏蟄之蟲矣故不得不側爲謝之而不以聞當是時髯翁日惟焚香宴坐于几榻間自詠自適而巳然猶有不能卻者少好奕及賦詩歌文章之什以自娛間聞佳山水與名花異卉則其夢思寢食間所往往神遊者當不能盡廢如釋氏所稱持戒行而頑空雪山也嘉平五日髯翁茅某書

重修烏程縣儒學記

近年以來郡縣有司大較亟簿書飭詞訟釐賦役

以博吏業而於學校或稍稍後也萬曆二十有一
年四月烏程縣學宮儀門圮適郡司理謝公署縣
事行謁首爲惻然明日學諭葉君抱牒以聞公輒
首捐俸若干金以修葺之已而秋八月令君張公
來甫下車周覽廟廡堂齋以及亭閣半頹且毀公
復捐俸若干金尾其工以修葺之朞月間榱題輪
奐爛然琳琅矣於是葉學諭帥諸生來請于文紀
其事于竊聞兩公露冕所嚮諸生歌且舞之矣義
不敢辭于於是併推兩公以及葉學諭所督學諸
生者之旨而私諗之諸生曰兩公不欲以世之郡

縣有司博吏業者自爲而廼獨爲諸生輩犁然董材飭工以修之其績勤矣諸生輩其能無感兩公而思所以自修其學以見於今　天子之庭巳乎竊聞士之於學非特讐經摘文而巳也抑非特負笈鼓篋而巳也孔子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其於樊遲之從遊舞雩也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以修其慝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茲固孔門所亹亹然共爲士修其學誦聖謨詔來世者諸生倘能奮衰振袂其間修其德修其慝於以修其身修其道與仁以自見於世語不云乎鼓鐘於宮聲聞

於外其殆庶幾不負兩公之勤也已葉學諭聞之驩然色喜曰唯唯於是條次其事而鐫石於學官之左謝公名肇淛長樂人張公名應望高淳人僉萬曆壬辰進士葉公名　時敏侯官人鄉進士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